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八

循吏傳

序

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吏也故吏良則法平政成不肖則王道弛而敗矣在堯舜時曰九德咸事也百工惟時也在周武王時曰核楨能官人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也堯舜五帝之盛帝文武三王之顯王不能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唐興承隋亂離劫後荒荼始擇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卧興對之得才否狀軌疎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愁歎就安安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間遣使者循行天下勸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使殿賜衣物乃遣玄宗開元時已罷仍諸側門候進止所以光寵守臣以責其功初刺史準京官得佩魚萬家數五品以上賜品卑者假緋魚開元中又銅廢酷吏懲無良群臣化之革苛峻之風地自爭以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即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致致言長人不可輕受重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叶氣嘉生薰為太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致治之術非循吏謂何故條次治宜以著厥庸若將相大臣兼以勳聞著者各覓本篇不列於茲

韋仁壽

韋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高祖素聞仁壽治理詔檢校南宮州都督寄治越巂詔嚴一按行慰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徧西洱河洱河開地數千里稱詔置七州十五縣首蒙管來覓見即授以牧宰威令簡嚴人人安悅將還酋長泣曰天子藉公鎮撫秦

何欲去我仁壽曰吾奉詔第循屬敢擅留妻夏父老乃悲啼祖行遺子弟隨賣方物天子大悅歲餘卒

### 張允濟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有武民以特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請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音民泣訴莫仰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蓋出民家牛實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嫌即遺左右撒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服罪○有行人夜發通梅道中行十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貞觀初擢幽州刺史卒

### 李素立

李素立趙州人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輒殺下先棄刑書平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柩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冊於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秘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初突厥鐵勒都內附即其地為瀚海都護府詔素立領之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諭降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素立止雙酒一杯歸其餘乃開屯田立署次虜益畏威卒諡曰平

### 薛大鼎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陰人高祖時為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實倉庫遷澧州刺史無棧梁父嚴寒雖隆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漢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驕駟美哉薛公德清被又疏長蘆澤衛三渠泄汙潦水不為害○是時鄭德本在瀛洲曹毅頓為冀州有治名故河北稱錯脚刺史音未微中卒

曹敷頤

曹敷頤普州人貞觀時敷歷州刺史資庸紫入朝常蓋室行車一乘樂甚羸馬纏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徙瀛洲刺史瀕海泛滄二水海濱無反寇歲溢溢注音壞室廬室如數百里如敷頤為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弟敷實為饒陽令政清靜吏民嘉美德制大功之嫌不違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徒以示寵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敷頤舉注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植伏下無能欺卒于官敷實咸亨初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立威敷實喻止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為衰滅始洛人為敷頤刻碑大布至及敷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為立碑其側故號常棣碑永淳初諱致仕卒年九十餘德幹歷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斗炭不違楊德幹

田仁會

田仁會長安人擢制舉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提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君澤在兮不患貧○遷勝州都督境有風賊仁會捕格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遂轉右衛將軍卒

韋景駿

韋景駿中明經歷肥鄉令方河北饑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捕獮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功○後為耆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今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喟咽流涕竹掩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後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謁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甚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為我言盧館舍編

郵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留終日○遺虜州刺史州窮險有變吳風無學校好祀淫鬼  
畢載為諸生貢舉罷祠無名者治民求所以使之類如此

章丹

章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權明經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屯田二十四所仁化大行○從  
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討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兇貪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憂  
而焚丹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為估不取贏利人能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徐取其價還未  
復者官為治之貧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以廢倉為新廩馬息不死築堤杆江  
長十二里實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籍  
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含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卒  
年五十八○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它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曰臣嘗守江  
西章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于農臣至及者油此下從瓦上丹功  
狀命刻功于碑○子宙為永州刺史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為書制律并種植為生之宜戶給之築常平倉  
收糶羨餘以待乏罷兇役九百四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宙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  
殿市上供人苦之宙為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  
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克之感通中卒

薛元賞

薛元賞字里系所來為武寧節度使羅泗口獲稅人以為便拜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以貨累鏡庸鏡庸  
考覈乃割放坊閭報結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多以火滅其文元賞長吏

事能推言時弊件白之禁屯軍性勢捷府縣元賞數與身不少縱由是軍寨折戢百姓賴安宣宗立拜昭義節度使卒

何易于

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朴嘗乘春獵宿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絙轉呼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歷鎮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焉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問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眾耶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勅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救吏為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闕民在廷易于丁寧指曉枉直杖笞遺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怠迨下戶或以俸代輸饋往來傳得外一無所遺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過三人廉約蓋資性云

儒學傳

序

高祖始受命鉅額英荒繼賦天下略定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四時祠求其後議加爵土國學始置生七十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為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其七品以上郡縣三等命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為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為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秘書外省別為小學太宗身繫上居學反為上學引少器風纓露沐雖所然銳情趨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時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曰晁夜文詩夜注未嘗少息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為



徐曠傳

徐曠字文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者儒沈重講太學授業常十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彼有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復研辯唯歎其能○性方正舉動純重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及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為學官擢國子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時冠云○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鋒生隨方占對莫能屈帝異之卒年七十四孫有功自有傳

陸德明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太建中復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祭酒徐孝克數經傳貴縱辯取多下之獨德明中各屢奪其說舉生咨賞世充平秦王辟為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淳厚慈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遷國子博士卒論撰甚多傳于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

注以本官為學士立本圖像亮為贊題名字為里號十八學士時在選中者天下謂之

登瀛州

曹憲

曹憲仕隋為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游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復古文亡絕至憲復興賜帝令與諸儒探桂花珠叢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藏于秘書○貞觀中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當世宗之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為音注法驗詳



複帝皆尚之○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權公孫羅江夏李善并授於是其學大興句

顏師古

顏師古字籀其先琅邪人少博覽精敏訓學善屬文仁壽中李綱薦之授安養尉楊素見其年弱讓曰安養制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鵜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從果以幹治聞○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宮授朝散大夫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策圖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嘗數五經去聖遠傳習淺說註師古於祕書省考正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執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謹據該明出其倍表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俄拜祕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爲奇學世所慕者討論中熟必暢本源然多引後生與繼校抑素流先貴勢雖高貴富室子亦竄選中由是素謙薄之斥爲郴州刺史未行帝惜其才讓曰卿之學信可稱者而事親居官朕無聞焉後宜自戒復留爲故官○師古性簡峭視輩行傲然罕所推接及是類被譴仕益不進固然喪沮乃閭門謝賓客中楊震帳帳反放情蕭散爲林墟之適多藏古圖書器物書帖亦性所篤愛與撰五禮成進爵爲子又爲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時人謂杜延南顏祕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而論者爭爲異論師古奏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于時諸儒謂爲適中於是以付有司多從其說從征遼道病卒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于時

長於文誥

孔穎達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及長善屬文通步曆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學士與論議穎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太宗新即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弱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寶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身已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咨所未能已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寶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莅眾若其據尊極之位銜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亦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為子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歲諷久之拜祭酒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剗切愈至後致仕卒○穎達與顏師古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云雖包胥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譌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子志終司業志子忠元力學寡言又為司業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互註以本官為學士立本圖像亮為題名為里號十八學士時在選中者天下謂之登瀛州補亮

### 歐陽詢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人貌寢佻補反敏悟絕人每讀輒數行同書博貫經史高祖擢為給事中詢初做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為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鵝鵝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子通俱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藉素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幼年餓未克葬居廬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以糗絮潛置席下通覺即徹去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情遂遠錢

使市父遺達通乃刻意臨做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致限有清漢亦以書自名嘗聞  
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口說與否一問詞不擇然筆皆得如志  
君豈得此遂皮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善良大喜通絕自矜重以狸毛為筆覆以  
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朱子書

朱子嘗蘇州吳人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年兵不解新羅告急帝假子奮敵騎侍郎持節諭旨平  
二國之憾子奮有儀觀美人尊畏之二國上書謝罪贈遺甚厚初子奮行帝戒曰海夷重學卿為講大誼  
然勿入其幣還當以中書舍人處卿子奮唯唯至其國為發春秋題納其美女帝責違言而猶愛其才以  
敵官直園子學兼轉弘文館學士○帝嘗詔起居紀錄臧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奮曰陛下所舉  
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闕于子奮為人樂  
易能劇談以經誼綴飾每侍宴帝令論亂群臣恩禮甚篤卒于官

張士衡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見之奇其操謂父文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為君  
成就之乃授以詩禮大業兵起諸儒廢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里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太宗洛陽宮帝  
擢為崇賢館學士太子復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爾如貪憍驕虐誹謗傾財事  
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儆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祚永反是而殃禍至矣  
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子大隱儀鳳中為太常博士會太常仲春告瑞太廟高  
宗問禮官何世而然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近世元日奏瑞則二月告廟告者必有薦本于

始不得其時烏大隱沈正不詭從有大臣體

張嗣宗

張嗣宗蘇州崑山人高祖鎮太原引為客以經受秦王及太宗即位進燕王詰議帝嘗問隋運將終得天下者何姓答曰公家德業天下係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指搗可定然後長驅關右帝業可成至是自陳所言乃賜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嗣宗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為之笑令群臣以春秋酬難帝曰朕昔受大誼于君今尚記之帝問欲何官固謝不敢帝曰朕從卿授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嗣宗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永徽中致仕

蓋文達

蓋古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實抗集諸生講論劉焯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辯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歎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反力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為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邪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秘書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為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譬曉密微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谷那律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識群書稽遂良嘗稱為九經庫遷諫議大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雨衣若為而無漏那律曰以瓦為之當不漏帝悅其直賜帛二百段卒

蕭德言

蕭德言字文行系出蘭陵明左氏春秋貞觀時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

男褚亮及德言哀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  
力也○德言晚節學愈苦君子諫曰老人何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

許叔牙

許叔牙字延基句容人貞觀時拜弘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遲獻詩纂義十篇太子寫付司經高智周見  
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子子傳字文舉高宗時為奉常博士初長孫無忌等議祠令及禮用鄭玄六  
天說李淳風曰司馬遷天宮當太微宮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曰帝周官北五帝四郊又有  
祀五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神非天也經稱郊祀后稷王肅以郊園丘為一玄析而二之曰園丘曰郊非  
聖人意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足以配之矣請四郊迎氣  
祀太微五帝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方丘既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詔曰可乾封  
初帝已封禪復詔祀感帝神州以正月祭北郊郝處俊等奏願會奉常司成博士普諫於是子傳博士等  
請循武德詔書明年詔園方二丘明堂感帝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仍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於明堂

敬播

敬播河東人貞觀初擢進士第遷太子司議郎時初置是官尤清近中書令馬周數曰帳資品妄高不得  
歷此職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永徽後歷給事中始播與許敬宗撰高祖實錄  
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流乎玄齡建顏師方注漢書文繁令撥其要為四十篇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章  
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訥皆名家伯莊者彭城人訥者秦景通晉陵人與弟暉俱有名皆精漢書

郎餘令

郎餘令定州人博學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為王元軌友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為林樹雖非反改著作佐郎卒

徐齊聃

徐齊聃字將道湖州長城人八歲能文太宗召試賜所佩金削刀高宗時進西臺舍人咸亨初詔突厥酋長子弟得事東宮齊聃諫以為德義冒頓之裔鮮辨削袷使在左右非所謂恭慎感儀以近有德左右惟其人之義○子堅字元固幼有敏性及壯寬厚長者舉秀才及第為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書言書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比犯大逆詔使者勸當得實軌決人命至重萬有一不實欲訴無由以就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檢下之姦亂適使人咸福耳臣請如令覆奏則死者無恨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王方慶共引為判官方慶善禮學嘗就留疑晦聖為中釋常得所未聞屬文典厚再思每曰為鳳閣舍人樣○玄宗改麗正書院為集賢院以聖充學士劉張說知院事帝大舖集賢樓舍在百司上說令揚大榜以侈其寵聖見遽命撤之樓曰曰君子為取多尚人聖於典故多所諳識諸馬舍凡七嘗誤次高選卒年七十餘齊聃姑為太宗充客仲為高宗婕妤皆明圖史議者以聖父子如漢班氏○聖子嶠字巨山遷中書舍人父子相次為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為中書舍人

沈伯儀

沈伯儀湖州吳興人武后時為太子右諭德初韋萬石議明堂大饗事上言鄭玄說祀五天帝王肅謂祀五行帝負觀禮從玄至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乾封詔書祀五天帝兼祀昊天上帝詔書從負觀禮儀鳳初顯慶禮封上元儀詔祀事一周周制令應何樂高宗通集諸儒議未能定於是大饗參用負觀顯慶二禮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玄義奏嚴父莫大於配天天於萬物為最大推父偶天孝之大尊之極也易稱先

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祭宜祖考並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圓丘神  
竟皇帝配感帝南郊伯儀曰鄭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  
神明堂曰祖宗請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元萬頃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  
祀成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兼祀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  
歷配焉自是郊丘三帝並配云伯儀歷祭酒修文館學士卒

路敬淳

路敬淳涇州人少志學足不履門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後擢進士遷京賢館學士教受詔舉輯慶節  
儀典武后稱之尤明姓系自魏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姓略衣冠系錄等百餘篇唐初姓譜學惟  
敬淳名家其後柳冲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

王元感

王元感濮州人擢明經高第所撰書料諺春秋振滯禮絕惡毒凡數十百篇上之總知古見其書數曰五  
經指南也而徐堅等惜其異聞每為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為儒宗○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  
三十有六月歲誼諸儒張柬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則然薄而小祥食菜果又薄而大祥  
食醯醬中月而禘禮記曰禘數饋食酒肉鄭玄以內容一月自喪至禘凡二十七月子於親喪有終身之痛  
創巨者日久禮記曰痛深者愈遠何歲月而止乎故練而慨然悲慕未盡而踊擗之情差末祥而廓然哀傷  
已除而孤藐之懷更劇此情之所致寧外飾哉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詳則縞帶素紕禮記曰  
神則無不佩夫去哀麻苴錦鞋行道之人皆不忍直為節之以禮巨如之何姬疇故仲由不能過制為婦  
服孔鯉不能過尋哭母被詎不懷畏名教之嚴也當世謂東之言不說聖人而元感謂遂廢

王紹宗

王紹宗字承烈系本琅琊徙江都少貧從嗜學工草隸爲書取庸自給即止人學償輒不受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餽之稱疾復令唐之奇禮遣不赴敬業將殺之奇曰彼人望也殺之沮士心由是免事平李孝逸表其節武后召赴東都懼太子文學進秘書少監紹宗雅脩飭當時公卿莫不慕悅其風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滸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書腹與余正同虛即世南也

尹和章

尹和章字翼城人少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若刺焉驚悟志意開激遂徧明六經諸生嘗講授者更北面受大義轉國子博士馬懷素緒定秘書奏知章是正文字休沐講授未始輟○性和厚人不見有善慍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糶米爲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尚應尊民利邪辛官所

張齊賢

張齊賢陝州陝人聖曆初爲太常奉禮郎武后詔百官議告朔于明堂讀時令布政事太常博士薛稷仁諱曰經無天子月告朔惟玉藻天子聽朔南門之外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質曰達子月告朔日也此玉藻聽朔同諠今元日讀時令合古聽朔事告朔者諸侯禮也臣請罷告朔月祭齊賢質曰殺梁氏積閏月天子不告朔它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爲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于邦國玉藻閏月王唐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哉天子諸侯告朔事願帶綬令議者適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政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于質



謂吉為朔故世人膠吉為告據膠失經不得為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在諸侯不知玉藻與左氏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之恣也諸侯受朔天子歲於廟天子受朔于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禮不可罷王方慶又推言明堂布政之宮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也漢儒以明堂太廟為一宗祀其祖而配上帝取宗祀曰清廟正室為太室尚陽為明堂建學為太學闢水為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總受十二月政於南郊還歲于祖廟月取一政頒之明堂諸侯則受之於天子歲之祖廟月取一政行之于國王者以其禮告廟謂之告朔視月之政謂之視朔今元日通天宮受朝有司遂讀時令布政古之禮也陛下幸建明堂遵用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于煩每孟月視朔惟制定其禮成均博士吳揚吾等請兼如齊賢方慶議不數歲禮已廢○時東都置太社祝欽明問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柁何齊賢等議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周之用所宜木其民間之社歟非太社也又問社稷壇隨四方用色而中不數尺冒黃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度廣五丈分四方上冒黃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祭牲皆用太牢其後改先農曰帝社又立帝稷皆齊賢等奏定累遭諫議大夫卒

柳冲

柳冲蒲州虞鄉人父楚賢大業中為河北縣長高祖共興克君素拔郡圍守楚賢說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國難動以誠信英豪素赴天所資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君素不從楚賢自歸授侍御史貞觀中持節冊拜突厥辭其遣不受歷都督刺史皆有名○冲好學多所研總景龍中脩國史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差群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冲請改脩其書帝詔魏元忠等及冲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會元忠等懼物故先天時詭復詔冲討緝書通成號姓系錄後柳芳著論甚祥今則其要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

大夫名號總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固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晉  
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尼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  
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  
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馬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繁然眾矣秦既滅學公侯子  
孫失其本系司馬遷父子通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通知姓氏之所由也先王之封既絕後嗣蒙  
福猶為強家漢高帝與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記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  
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高官矣然猶從山東豪傑以守京師齊諸田楚屠景皆  
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  
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固之始尚姓已然其  
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必稱譜籍而考其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  
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與焉江則為儒姓東南則為吳姓山東則為郡姓關中亦號郡姓代北則為  
虜姓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  
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閩閩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  
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  
得入者謂之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為  
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為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為右姓唐貞  
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為右姓柳沖性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不通  
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變至于

高官尚官之弊至于尚姓尚姓之弊至于尚詐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徹適反古道罷卿舉離地著反附  
也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譖者繫之地望而不  
廉價之姓氏而無疑緼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贗故尚婚姪其信可疑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  
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姪者先  
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略仇儻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弊則  
失其所尚矣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喪管仲曰為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強三孔  
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  
中正立九品卿有異政家有競心此二孔也故彊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三孔也故弱隋  
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奉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忠  
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  
邇可與古參矣晉賈弼諫姓氏簿狀既析士庶無所遺宗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曰對千客可不犯一人  
謹謹為選書諫百家譜以助銓序文傷實者王儉又廣之王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與言譜者以路徽為  
宗柳冲章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諱肉譜者魏太和時詔請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為舉遺格  
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稱之

馬懷素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貧無遺業夜輒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曠科累遷  
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十道一河南二河南北三河東四河北五山南六江蘇七淮南八江蘇九淮南十嶺南處決平恕遷考功最取賢才  
權貴請不能阿撓擢中書舍人開元初進兼昭文館學士為學手未嘗廢書諫秦檜長持為長者玄宗

詔與褚無量同為侍讀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有詔句校秘書時文籍盈漫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經缺詔可即拜懷素秘書監通召尹知章等分部撰次然懷素不喜著述未能有所緒別會卒諡曰文

殷踐猷

殷踐猷字伯起博學尤通氏族曆教醫方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知章嘗號為鴻龜謂絕十年五聖問無不知也舉文儒異等科授秘書省學士以叔父喪哀慟歐血卒

孔若思

孔若思越州山陰人祖紹安妻知名陳亡客居鄞勵志于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紹安與孫萬壽皆以文辭稱時謂孫孔若思早孤其母躬訓教長以博學聞有遺以褚遂良書納一卷篤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虞答曰審爾此為多矣更還其半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常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憲中宗初桓彥範等當國以若思多識古今凡大政事必咨質後行三出為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為州別駕見刺史不肯致恭若思勸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自若思始以清白擢銀青光祿大夫○從父核歷監察御史門無賓詔時讓其介子季謝字季和永昌初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氣遠可比衛玠若思子至字惟微歷著作郎明氏核學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名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為近世新族剷去之別丁活反制也說子均反其與方有寵怒曰天下游姓何設若事而妄紛紛即初書成以示韋述述謂可傳及聞增損語欲更增損述曰止大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遂罷時述及穎士冲皆撰類例而至書稱工

褚無量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刻意墳典家瀆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幼請書若不聞取異之擢明經第累遷修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違言皇后為亞獻無量與唐紹等固爭以為郊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圓丘不以地配惟始祖為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時章巨源佐欽明故無量議格玄宗為太子拜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瑞樹義博敏而辯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母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之忍犯垂堂樹邪自是羣鹿馴擾不復觸觸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群神漢孝廟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家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仁之國大於教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叙唐初運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其言即詔無量祠堯平陽宗環祠舜蒲坂蘇趙祠禹安邑○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皇帝曰朕知之矣過還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薨胄子學誦語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卒年七十五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今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諡曰文藝事官給所撰述百餘篇後有於書殿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嘆息

元渡

元渡字行冲以字顯博學尤通故訓及進士第累達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脂服脂脯以脂反服文云脯也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文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力不可一日無也景雲中躡授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拓拔拓各反種滿胡反乃元魏之恨史無編年通撰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尚之○有人

破者家傳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結之聲亮如樂家遂謂之阮咸○遷弘文館學士玄宗自註孝經詔行冲為疏立于學宮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帝命行冲與諸儒集議作疏將立之學通引國子博士范行恭等采獲列經為五十篇上于官於是張說建言載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行冲意諸儒聞已因著論自辨名曰釋疑曰客問主人小戴之與康成之注魏氏乃有刊易二經孰優主人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為傳虞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鈞黨繼起康成於窳伏之中理紛拏之典雖存探究咨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曾不是否王肅固之或多攻詆而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嚴石間起增革百篇魏氏病群言之冗臃采眾說之精簡刊正芟繁書畢以開太宗嘉賞錄賜儲二陛下纂業宜所循襲乃制諸儒既分舊義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指履不申疑於知新果於仍故客曰當局構迷傍觀必審何所為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難漢孔安國注尚書族兄臧與書曰浮學守株取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為難一也孔季產尊古學有孔扶者誠曰今朝廷專章句內學君獨脩古義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和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不肯置博士忿恨歆懼出為五原太守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勸肅短詔遷肅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肅酬對疲於戰時四也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偽繁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遍思其意盡當其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王曰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惟草野生尊雖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課讀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變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憤不與吾同世者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何遽速近名之

嫌邪年謚曰獻

王仲丘

王仲丘沂州琅邪人開元中為起居舍人時典書差駁即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元曰天之五帝遠王王者必感以興故夏之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備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禋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圓丘臣謂禋上帝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嘗帝用盛樂鄭元說上帝也過天別號祀于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合而貞觀當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遵禮部員外郎卒

互註為大唐開元禮禮樂志

康子元

康子元越州人開元初詔張說舉治易老莊者集賢學士侯行果薦子元於說說以開得侍讀玄宗將之太山觀引子元戴封禮儀初高宗之封許敬宗讓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祭子元奏周官樂六變而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燔燔也宋齊以來皆先嘽福酒通燎在齊反也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趙冬職議以為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擬不從說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邪議未判請決于帝帝詔後燔乘輿自岱還子元從久過從宗正卿以疾致仕

趙冬職

趙冬職定州人進士擢第歷左拾遺神龍初封上書曰古律條目千餘陸時奸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

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詳而廢條目數百自是輕重沿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賈誼  
見之慟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播穿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請宜判定科條  
直書其事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為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  
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當時稱是以國子祭酒卒

### 鄭欽說

鄭欽說試五經擢舉歷右補闕通曆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昉而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城中得銘曰龜  
書土著言水旬服黃鐘登靈址疫在三上庚陟過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地度其當時  
莫能辨者因藏之或謂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高洛為以授欽  
說欽說實得之於長樂驛並數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唐虞之歲月而先識墓圹日辰旬服五百也  
黃鍾十一也蘇大同四年郗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圹以七月  
十二日巳巳七中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一交故曰  
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五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  
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地并之大驚服其智後貶卒

### 嘆助疑

嘆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觀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號集傳復攝其綱條  
為例統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為夏政忠忠之敵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敵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敵僂  
敵僂莫若志夫文者忠之末也經教於本其敵且末設教於末敵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敵不得已用  
之周公深莫知所以改敵其敵善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衰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敵故曰後



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高稱介從宜採亂因時熟涉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免齊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為本不一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難未為風遠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處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勉善故周之弊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遍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遷任者又左氏傳圖語屬綴不倫序事奉刺虛過反解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傳傳著丘明非也助之繁疊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第也助卒質與其子異夏錄助所為春秋集註總例諸匡損益質纂會之說纂例匡者字伯橋質所稱為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句以詩仲子陵喪妻形章活賦中以禮祭慶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句子陵最卓異士句撰春秋傳未是傳禮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問言士句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少泉然後為得邪

魯西春秋詩易書由孔子傳師弟子相傳歷夏秦不斷如系至漢與刻抉書令則傷者群然議授禮典定與在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兩春秋作傳而公羊高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所經春秋之聖人其傳與矣蓋十五篇或經傳先儒聖人不敵輒改也嗚助在唐名治春秋據說三家經之之所不本所承自附名學悉杜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陞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流傳數千年一十二乃云孔子流傳數千年乃助所推著其手其亦可也以其可也而必之雖一己之因而偽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

今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韋彤

韋彤京兆人名治禮德宗時為太常博士貞元中帝詔朔望進食太廟昇宗正大常合供於是彤與裴璠  
璠曰傳曰祭非外至主于心者也是故聖人等牲宰布蓬豆昆虫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又  
神明全孝敬也絮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饌美脆甘旨此謂反謂之藜藿所以宴賓客接人情示慈惠  
也是則薦與饗聖人判為二物不可亂也今園窳月二祭不為疏廟歲五享不為數蜡故王者稽古弗敢  
以孝思之極而溢禮弗敢以肴品之多而賸味禮以海反地益也願龍天寶所增奉園窳以珍奉宗廟以禮兩得  
所宜帝曰是禮先帝裁定當徐議其可而朔望食年不廢

陳京

陳京字康復善文辭常奏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德宗在奉天間賊李昌為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  
為方多難時不宜變萬機天下其議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陳大節卹臣臣天下所以安況車馬特異  
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為饒州刺史京與張薦等共劾杞補政要位大臣請時月不  
得對百官懷懼常著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奸賊唾掌復與帝不聽京正色極道不可以死請杞逐廢○帝  
鑒京請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後對延英帝諭還京沮臥走出羅為秘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  
財用屈京典越管諸稅民屋架每屋而架為閣上屋稅錢籍賣人實力以奉貸之憲宗嘗問宰相李吉甫  
我在蒲州聞德宗播遷誰嘗亂對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殞軍  
相非其人嘉德嘗議謂河北叛匪可以力服甘語先入主聽惑焉而陳京趨贊為帝稅屋架貳費歸內怨  
外怨身至大亂帝懷恨曰京與贊亂臣

贊曰德宗做政稅關架借高懸宣市為最甚順宗為太子欲極陳之德王叔文之諫而止其畏如此區區之臣冒顏而關說難哉其享國日淺志不在民矣憲宗聞暴飲之令首於賊臣感憤太息愛人之至也及任程昇皇甫鐸者不趨與利之臣敗君之德甚矣

楊當

楊當河東人進士擢第貞元初為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張麗等曰太子為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為節今皇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廢虞而卒喪卒喪而除心喪三年補闕穆質上疏曰政以德為本德以孝為大父在為母善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惟行古為得禮從之帝曰皇太子服葬歸諫官初非朕意楊當等請循魏晉故事遂論也當以果州刺史卒

林蘊

林蘊字復夢泉州莆田人世通鑑西川節度使韋皋辟推官劉闢反蘊晚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怒械于獄且親之將就刑大呼曰應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為幸矣闢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頸以脅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項豈項奴低石邪闢知不可服捨之名重京師○滄景程權辟掌書記而權上四州叛籍請吏而軍中習熟權地畏內屬挾權拒命蘊為陳君臣大誼論首將人人釋然於是權得去出為郢州刺史坐贓流儋州卒○蘊辯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被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許康佐

許康佐舉進士宏辭選中家貧貧母老求為知院官人議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通知

其為親屈○後為翰林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為文宗寵禮帝讀春秋至閭弒吳子餘祭問閭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彊不敢對帝嗔笑罷後觀書蓬萊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關寺令官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為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朕過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翦除矣康佐知帝指回辭疾卒謚曰懿

文藝傳

序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衛風靡句繪章揣合低抑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琢琢及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然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大曆先宗正元德宗美才輩出嘖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偈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知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牾晉魏反魏也上乾漢周反魏也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論性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其可高已然實言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為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運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偽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故且闡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於上政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為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韓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

袁明

袁朗其先雍州長安人在陳為秘書郎後主聞其才詔為月賦一篇洒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

於前矣復詔為芝草嘉蓮二頌歎賞尤甚陳亡入隋歷高書郎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致名臣以自助朗為晉王文學從父弟承序亦有名朗累封汝南縣男再轉給事中卒。遂祖滂為漢司徒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類察皆死宋難昂者即齊梁朗自以中外人物為海內冠羣琅邪王氏雖為公卿都不為侯。

東承序從父弟

袁承序為齊王元吉府學士府廢補建昌令治尚慈簡吏民懷德高宗之為晉王也太宗從還倭屬問梁陳名臣子弟誰可者答文本曰昔陳亡百司奔散有表憲者朝服立後主傍白刃不避也王世充篡群臣表勸進漢子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風操清亮無愧先烈帝適召拜晉王友兼侍讀卒。

賀德仁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王伯山改所里為高陽云。

謝偃

謝偃衛州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仕齊改姓謝偃貞觀初應詔對策高第嘗為慶影賦二篇帝美其文召見偃偃作賦先為序一篇頌言天下又安功德茂感意授偃使賦偃緣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初帝即位張猛古上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切權大理丞偃又獻惟皇誠德賦其序大畧言治忘亂安忘危運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然以瑤臺為麗而不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著為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已所以尊廵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其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哉旦行之竟舜暮失之桀紂豈

異人哉其賦蓋類帝成功而自處至難云又撰玉璽真紀以勸封禪時李百果工詩而汲善藏時人稱李詩神賦

崔信明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鵲鳴集庭樹太史命史良為占曰五月為火火主難離為文日中文之盛也崔五色而唱此兒將以文顯然崔雖位位不高邦及長強記美文章柳人高孝晏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為一時冠但恨位不到耳貞觀中遷秦川令卒信明塞元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集者不許楊州錄事參軍郭世翼者亦驚偶數愧輕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徐信明欣然多出環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運所聞投諸水引舟去

劉延祐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季勸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矜自抑無為出人上延祐欽細從華嚴窟高宗時為侍御史掌糾舉百便及入閣尉延寶琳齊人為妻嚴器勅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勅再止嚴器曰法為天下權衡為民所共陛下用指繆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勅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况天子乎帝通詔可出為宋州司馬卒

張昌齡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為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繼太宗問其故昌齡對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合器也取之則後生勸募亂陛下風雅帝然之○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閣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戒之曰昔稱衡潘岳矜已傲物不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繼于前副朕所求通教為通事舍人襄侯奉平亂露布為士所稱賀蘭敏之奏豫北阿修撰卒

杜審言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人擢進士為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  
驚問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輩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遭邊陽  
丞坐事貶吉州司戶馬周李重郭若納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夜拜刺季重於  
坐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納謀我審言免官還東都後武后召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  
喜詩數重其文授著作佐郎人為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卒○初審言病甚宋之問等省候何如答曰甚高造化小兒  
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歷公等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審言生子閑閑生甫

互注方外十友

陸廣  
錄傳

杜甫

杜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  
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之○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  
府胥曹參軍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清虛之語朕所不  
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一人為院中使一人數上賦頌固為自稱道且言先臣怒預以來承儒守官十  
人為副知院事文置別院一人中使一人○世遠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羔裘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漢  
臺伏惟天子哀憫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投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迷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  
敏給楊雄枚舉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一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  
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瑄為布衣交時賊陳濤斜又以客董延  
嗣羅暉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縯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踏帝過解南謝

且稱瑯宰相子少自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陛下棄細錄大所以甯死稱述涉近許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南家寓邸彌年報冤強弱至餓死因許南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華州司功參軍開輔饋紀景官去客秦州員薪桂棹乘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區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師劍南長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南甚善親詣其家南見之或時不中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林燈視曰嚴挺之適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街之一日欲殺南及梓州刺史韋某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鈞于屨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嚴武卒夜盱眙亂南往來梓潼閬中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整衛山園客來陽游歡詞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適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南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婉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論曰李杜氣節高偉其自負豈止文辭間哉玩藉登廣武 曰時無英雄遂使聖子成名夫藉不偶與運身使釋酒盃以 功業謝安不足多其謂楚漢墜子蓋非獲者嚴武 虎而冠杜子美 視

曰嚴挺之乃生此兒高力士貴煇燬於子李太白使 帝前儀二子尚中亡有其能故邪房瑯為將相無成子美排眾忌抗 中慈郭子嘗犯法并州太白奇之 官以 於讒語之餘 於讒維

之間此又君子之所難能者 以詩人歸美之記史者獨不掣 名利之利至與 非同傳為伍曾不知沈宋諛諛 李漢鮑果若是班乎

世曰唐與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搗聲香浮切不差而號律詩說相襲沿



遠聞元間稿載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弊皆自名所長至而澤涵汪茫千景萬狀  
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而適厭餘殘膏賸髓以譏反也沾焉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  
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喪世號詩史思熟練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  
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

王勃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植其失麟德初為劉祥道  
巡行關內勃上書自陳祥道表于朝對策高第年未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  
是時諸王間雜勳戲為文檄英王難高宗怒曰是自交構之漸也斥出府勃既辱客歸南嘗登葛嶺山古  
所曠望慨然思諸富亮之功詩見情關絳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凌藉為僚史共嫉官奴曹達抵罪  
匿勃所俱寧洩軌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時隸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趾令勃往省達海  
溺水瘁而卒唐書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令客因出  
紙筆備請客莫敢當至勃泛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過覽然上殿曰  
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極麗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飯引袖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  
時人謂勃為腹彙尤善著書○初祖通隔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眾嘗書近漢魏書作書百二十篇以  
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  
有秘術勃從之游蓋得其要勃兄勸唐書弟助官第進士

勸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我冊文庫臣已在乃悟其圖軍相失色勸召五吏  
執筆分占其辭繁然皆舉人人嗟服兼天官侍郎始發行檢典還見勸與蘇味道曰二子曾銜術才至是

謹驗初勅勅皆著才名故稱易簡稱三珠樹福時少子助亦有文福時嘗說韓思惠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使助出其文思惠曰生子若是可夸也勅與楊炯明及盧照臨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四傑炯明曰吾愧在盧前駱居王後謀者謂然炯遠盈川令張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榜殺之不為人所多卒官下

### 駱賓王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歷武功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景官去徐敬業亂賓王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暨燕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詔求其文得數百篇他日崔融與張說評勅等曰勅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存前議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疵不可當嘉謨如孤峯絕崖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顯矣國朝隱如麗服觀然然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聖問今世奈何說曰轉休之文如大黃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靈肌腫理難攘華可愛而之風骨張九齡如輕練素總實濟時用而官道福王翰如瓊栝玉笋雖爛然可瑤而多玷缺聖謂為論云

### 元萬頃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喬從李勣征高麗嘗書記勳命別將鄴持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意禮之不及期欲報勳而恐為謀所傳萬頃為作難合詩道勳怒四軍機切慮何用詩為欲斬得封萬頃言狀

過免○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譏其不知守鴨綠之陰漢雖是報曰謹聞命使兵圍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投萬頃嶺外會赦還○武后詔帝召諸儒論探策中萬頃與還至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

### 李適

李適字子至京兆人舉進士武后修三教珠英適在選選工部侍郎卒○嘗夢與人論大衍數能而曰吾壽盡此乎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士貴其達○子季卿舉明經博學兼辭代宗立進吏部侍郎振拔幽滯薦進才髦與人交有終始悵博君子也○初中宗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凡天子嘗會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則賜細柳園辟庭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從行給翔構馬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敬慕然皆狎狻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

### 劉允濟

劉允濟河南鞏人工文辭舉進士為著作佐郎修國史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驛主職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適視如浮雲耳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召為修文館學士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

### 宋之問

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傳儀貌雄于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禁苑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朔詩先成詞音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香袍以賜唐宗立以權險盛惡賜死○魏建安後沈江左詩律累變至沈約廢信以音韻相統附屬對精密及之間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

幼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初之間父令文  
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既之間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踏勇聞反善走之慈精策謀世謂皆  
得父一絕

李邕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龍楹駭顯慶中高宗幸沛王侍讀  
為文選注數析湖洽表上之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  
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  
奪兩書並行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編願一見秘書嶠曰子且名家嶠為內史與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  
直才任諫諍過召拜左拾遺宋璟勅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  
當聽后色辭即可獲養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竹首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  
方技幸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思普思見驅使自古克弊植聖者臣觀所  
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首察不納後拜左臺殿中侍御史彈  
劾任職人頗憚之玄宗即位召拜戶部郎中為御史中丞姚崇嫉邕險躁出為陳州刺史帝封太山還邕  
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然矜肆自謂且宰相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貨枉法下獄當死許昌  
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  
陳平不以行魯思殞身不祈生北郭碑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輩不用魯思見遂是善無未以  
之士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強齊不霸吳今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住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即邕有

功於國今聞生職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贖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鐵以代  
死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遠邕明矣夫知贖而舉仁也任人之惠義也獲二  
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與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跡大願  
畢矣疏奏邕得減死○邕早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見既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瓊奧至許  
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以護媼不得留出為北海太守李素稱邕因傳以罪詔杖殺之時  
年七十代宗時贈秘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雖誦不進而文名  
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子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誘死作八  
哀詩讀者傷之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政將自肆終以敗云

呂向

呂向字子回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素髮然世號連錦書強志于學每書樂即市閱書遂通古今玄  
宗開元中召入翰林時帝感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姝姝內之復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  
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穢濁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從東巡帝引頤利登及蒲夷酋長入伏內賜弓  
矢射禽向上言鳴鳥不鳴未為瑞鳥豺狼雖伏帝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賊英顧君父陛下引內獲官陪  
封禪盛禮使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抑昵太過或刺卿詭動何羅為發遠嚴譯尚清慶縱驢單于法宮屢  
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著奏出伏改工部侍郎卒以李善梓文選為學曠也○與呂延濟劉良張說李國翰  
等更為鼓解時號五臣註

李白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白之生母夢長庚星鉅財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蘇頌見白異之曰是子

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善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叢父韓淮裴政張叔  
明陶沔居徠山日况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詔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數曰子謫仙人也  
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帝帝坐  
沉香子卓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灑面謂呼內白稍醒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  
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詩述反力士素貴恥之撻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  
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脩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續崔宗之蘇晉張旭焦  
遂為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集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  
帝若無人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故終焉  
及卒葬東麓元和末觀察使范傳正營其冢訪復備惟二孫女嫁為民妻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  
山頃築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二碑馬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吳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

張旭詩六反

張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過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  
顛○初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家藏爾旭因問  
所藏畫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  
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

裴曼

裴曼嘗與孫佺北伐為奚所圍

佺音全奚音今本東胡種為匈奴所破元魏府曼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

迎刀而斷奚驚引去獲守北平北平多虎曼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父老曰此彪也上角休反

精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駭是不信怒罵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受馬辟易弓矢皆墜  
自是不復射李自韓馬謂關  
張而馬其本處

### 王維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清孝友聞元初擢進士累遷尚書右丞弟縉為蜀州刺史未還維  
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弟縉遠方願改所任官故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罪久過召縉為  
左散騎常侍上元初縉卒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維工草隸善畫名盛  
於開元天寶間憂疾者人虛左以迎率詩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八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縉工以為天  
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電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引工接曲乃  
信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許云反  
與菜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秋湖竹里館柳浪寒潭  
善草反  
木暹卒表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為樂

### 鄭虔

鄭虔鄆州人天寶初錮為協律郎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  
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  
乎虔乃就職○初虔追細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蘇源明名其書為會粹虔善國山水好畫常苦  
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隸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  
三絕遺著作即後數年卒○虔學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取憲無不詳嘗為天寶軍防錄言  
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者當時號鄭學文在官貧約甚澁如也杜南蕃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幾  
云○鄭相如者師事虔謂虔曰開元畫三十年當改元畫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汗偽宮願守節

可以免故及念其言終不附賊

蕭穎士

蕭穎士字茂挺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開元中舉進士對策第一補秘書正字于時裴  
禮卿席豫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銜淹久不報為有司勅免留客禮  
陽於是尹傲王恒盧巽等皆執弟子禮以授業號蕭夫子○召為集賢校理李林甫怒其不下已調虜陵  
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代櫻桃樹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技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  
味以譏林甫云君子恨其編嘗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  
違失厚貶不足以訓迺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搜揚州功嘗後客死汝南逆旅  
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己任如李陽等數十人由獎自皆為名士天下  
推知人稱蕭功嘗嘗見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鄧軫趙驥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  
鄧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揚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李華陸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即誦華  
再聞據三通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如事穎士十年皆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  
受其才耳

互註以中古易今世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  
廢典去就一生一死間而獲見其罪非子長不編年而為列傳後世固之非典訓也自春秋三家後  
非訓齊生人不疑趙德聞蕭氏風者五尺之童羞稱焉陸健從自肆李華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十八終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九

文藝傳

李華

李華字遐叔趙州人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每慕汲黯為人舉中進士宏辭科

進士為七貴凡

安祿山反玄宗入蜀華母在郾欲開行輦母以逃為益所得偽署鳳閣舍人華自信不能完節屏居江南

上元中諫以左補闕召之華喟然曰烏有隱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大曆初卒初華作含元

殿賦成以示蕭諫士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綿麗少宏傑氣類士健與自肆而華自疑過之

因著吊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汙為故書雜置費書之度唐時反他日與類士積之稱工華問今誰可

及類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博然而服宗子翰從子觀皆有名翰推進士第十所善張巡死節雖

陽人媚其功類士以為陰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眷死事之孤厚

死以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背其君也自逆胡構亂張巡忠誼奮發率烏合守雍邱清則

心腹及哥舒翰敗績潼關賊遂盜神器西逼岐雍群帥列城望風出奔巡守孤城不為却賊欲絕出巡後

以授江淮巡軍昨陽扼東南咽喉自行訖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強出奇無窮殺賊萬醜凡十

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就不立猶奮義起病推鋒陷堅三軍數屠

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撓詞慢叱凶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過巡以

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折骸以繫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過

書敘過官刑在易道惡揚善為國者錄用棄瑕今者仍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絕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

情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稼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今邠駟一戰犬羊駭北王師賞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修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不至而食盡者盡而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巡身首分裂將士巖窟不捨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其義也若不時紀錄日月漫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過誠可悲悼謹撰傳一篇倘得列於史官死骨不朽帝雖是感悟而巡不節白於世多士義之遷翰林學士卒

觀字元美舉嘉興中後書郎卒履屨文不旁沿時人前謬與韓愈上下及觀少天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徵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控名陸希聲以為能尚韓故韓勝理愈尚曾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離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違愈之贊云

王浩

王浩字子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服人患難隱居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寄於大學賦詩一座嗟伏張九齡王維雅稱進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林下維以實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然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卿奈何誣我國故還爾元來病卒王維過邠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成適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王亭

于公異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武表為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既請滄宮禁祇奉宸園鑿泉

移廟祀不故者覽注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數一再後以不自振而卒

### 盧綸

盧綸字允言河中人常朝京師時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廣和綸與言中孚  
轉顧時相鐵起司空曠苗發雀鳴歌津反非夏侯審至臨皆能詩著名號大厖十才子○綸知制誥時有  
兩韓謂其一為刺史宰相請款與德宗曰與詩人韓○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即士元齋名時語  
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 殷陽唐

殷陽唐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為本州州佐縣令闕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  
宦及常衣為觀望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為賓主釣種觀游覽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稱相勸  
仕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璿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鄭元等皆天下選時鎮龍虎榜闕令弟進士自唐始唐  
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辯與愈友善卒愈為唐表辭

### 李賀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詩援筆就自目曰高軒過  
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為人賦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  
囊中暮歸母探囊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幼賀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辨  
然卒以不就舉韓愈嘗說所得皆驚遠絕去論墨畦遑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  
管為勸律即卒年二十七

### 吳武陵

具武陵信州人元和初結擢進士第淮西吳元濬叛武陵遺書曰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足下莫若  
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元濬得書不悟入為太學博士太和初敕禮部侍郎荏郎試進士吏部公卿咸祖  
道武陵最後至謂郎曰君方為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指笏為郎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賦  
辭既華拔而武陵因吐鴻鳩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郎謝已得其人至第五  
郎來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選郎曰如教牧果異等後出為韶州刺史卒初柳宗元謫永州武  
陵北還遺書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建評重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  
上安有畢世而怒人且耶未及一用而宗元死

李頻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其屬辭於詩尤所長擢進士第選武功令畿民多藉神策軍更以其積  
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頻益有神策士高君慶通賦六年不送頻即械送獄憲條宿惡請於尹殺之臺將大  
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堰者殿府五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官廩庶民浚渠接故道斷水溉田數以  
大格懿宗嘉之擢侍御史守法不阿徇違累擢官員外郎去為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吏布修教時  
輒政亂盜興相推魁而建頻頻以安卒官下吏歸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為立廟梨山歲祠之

吳融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肅有名大中時觀茶府召以署吏不應帥高其譽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融  
嘗辭調龍紀初及進士第連累侍御史坐累去官久之召為左補闕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昭宗反正  
群臣稱賀融最先至帝有指授于許崇融跪作詔少遂成語書其詳帝皆責良厚風翔却遠融不克從  
去客開劍鐵君還翰林選承旨卒

方殺傳

序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殆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為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許儼宗不善方劑書嚴謀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於時茲可珍也

李淳風

李淳風岐州人幼夙秀過群書明步天歷算以將佐即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據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改太史令太宗得祕讖言唐中約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禍淫及無辜且墜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雖仁則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還墜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慮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撰麟德及代戊寅歷候者推最密為太史令卒

許儼宗

許儼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凡瘵視疾必愈或勸其著書始後世者答曰醫特尋常思慮精則得之脈之候幽而難明吾嘗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位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達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免廣絡原野莫一人獲之術亦疎矣一藥徧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脈之妙處不可傳者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

宋天綱

袁天綱益州成都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願臺舉臺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十年不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謫吾且見之武德中錦俱以事流蒲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見實執曰君伏犀貫玉額枕角兒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耶執後為益州行臺僕射○貞觀初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武后之幼姆抱以見始以男天綱視其牙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帝在九成宮令視本文本曰學堂瑩覆肩過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首而視法三品肉不羸骨非壽兆也張行成馬胤見曰馬君伏犀貫額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墜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其屬藉賴如此

子客師亦傳其術高宗置一鼠於窟令術家測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宵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江敏有一男子跛而又且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異師德也

明崇儼

明崇儼洛州人少隨父格令安善更有能召鬼神者嘗得其術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其說屢及帝患雷崇儼空項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噫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傳之縱心氏老人圍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僕風中為盜所刺

桑道茂

桑道茂者家人善太一遁甲術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事宜高祖謀為玉首告未

沈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是時藩鎮擅地無甯時道殍曰年號元和寇盜窮滅矣至憲家乃驗  
烈女傳

序

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中古以前詩書所載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後彤史職廢婦制姆則不及於家唐興風化陶淳且數百年而閨家令姓竊窺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云

房玄齡妻

房玄齡妻盧玄齡微時病且死誄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事重後人慮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他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

鄭義宗妻

鄭義宗妻盧范陽士族也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夜盜劫其家盧奮刃立姑側賊為捍撲斃死賊去人問何為不摧答曰人所以異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鄰里急難尚相赴况姑可妻妾耶不有一危我不得獨生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李舍母 舍五余反

李舍母者有淵識舍為監察御史得粟米量之三斛而獻問于吏吏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廩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投歸餘米償其庸諸御史聞之有慚色

堅貞節婦

堅貞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為鄭庶妻未踰年庶死夜忽夢一男子求為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



觀未衰醜所召也即截髮麻衣不兼飾垢面塵膚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貞節婦表旌門  
闕名所居曰節婦里

高家妻

高家妻秦家為趙州刺史為默噉所攻州陷毅仰藥不死至默噉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  
且死毅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噉知不可屈乃殺之

楊烈婦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結末李希烈謀虜陳州侃為項城令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君而逃尚誰守  
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庫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  
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宜相與死守眾泣許諾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覺以享  
眾侃中流矢還家婦責侃不在人誰肯圍死于外猶愈於朕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  
完先是萬歲逃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為刺史城且陷妻莫氏率家僮女丁乘城不下賊詔封城節夫人  
默噉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厲引去詔封梅忠縣君史思明更叛衛州女子俠滑州女子唐青  
州女子王相與敵血赴行營許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鼓決不取於爾然不如楊烈  
婦慷慨知君臣大義云

外戚傳

序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昏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黃雉教會賜貞觀時內聖無欺家  
高中二宗柄移艷私產亂朝廷武韋誅族老嬰頸血一日同污缺刃無風無反所者故得等做律二張  
本紀元家諸五中家醫藥不斷碑碑

一說從三思廷等年長而後則推其殺一帝玄宗初年法行近親東走脩教天寶奪明妻政妃宋階宮  
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妹噉類不遺也此說與四子及蓋數十年之寵不備一日之慘弟第厚實無  
敵同坎之悲竄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來變復官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駭故用福善者得禍  
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若長持無忌之功在孫無忌宜也此說與四子及蓋數十年之寵不備一日之慘弟第厚實無  
隱若山吳淑之忠此說與四子及蓋數十年之寵不備一日之慘弟第厚實無  
隱若山吳淑之忠此說與四子及蓋數十年之寵不備一日之慘弟第厚實無

### 武士履

武士履字信世高祖領屯汾晉休其家因被顯接從平京師為義原郡公自言嘗為帝騎而工天帝笑曰  
胡婦我耶邊工部尚書卒○高宗永徽中以其仲女為皇后贈周國公后革命更於東都立武氏七廟追  
冊為帝子元慶元爽

### 武三思

武三思元慶子也當太后時累進夏官春官尚書監修國史三思性傾諛善迎指主意鉤探隱微故后頗  
信任數幸其第賞予尤渥三思既私幸后內忌太子謀廢之太子發羽林兵圍三思第斬之時疾三思恣  
亂竊圖比司馬懿忌阻正人特甚嘗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楊祖雍與御史姚紹之等五人號三思五狗  
睿宗立以父子皆淫辭斬棺暴尸夷其墓

五註三思當國奇取民資產毀族者凡七八呼天自冤第大庫百餘舍聚所得財一夕火不遺一  
錢或承明傳

### 楊國忠

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飲博無行檢從蜀軍以屯優為新都尉罷去益困蜀大豪鮮

于仲通願資給之從文主琰死國忠獲視其家園與妹通所謂魏國夫人者哀其資至成都擄捕一日費輒盡乃亡去復入蜀即度使章仇兼瓊與李旼甫平不聞楊氏斬有寵恩結納為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兼瓊喜表為推官使部卷貢長安將行告曰鄙有一日釋君至可取之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大喜至京師見羣女弟致贈遺於時魏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諸楊日為兼瓊譽而言國忠善擄捕玄宗引見計算鈔分錢不悞帝悅曰度支郎才也擢兼度支下淹年領十五餘使時海內豈無國忠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令大置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輟輕幣內當京師又忘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邱山賜羣臣各一差南詔賈子蘭羅鳳去帝欲討之國忠為解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國忠素德仲通屢其敗更叙戰功旃甫死逆敗右相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名於銓日即定留故故事屢指故南院為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祕押例無賢不尚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衆議倉然美之聞元末魏吏部銓故常三注三唱自奉止及乃訖而國忠預定其員集百官尚書有注唱一日舉以奪神明駭天下耳目自是資格紛譁無復網序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自兼夥第著一字不能盡故吏得輕重顯晦公請無所忌○國忠性疏悅他地反捷給硬硬處決樞務自任不疑或氣驕復百察莫敢相可否又偽倖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帝雅意事遂致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更任之軍凡頻索快成其手又不能有事也大兩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米以進曰雨不為災子曠舉明經不中國忠詎曰生子不富貴耶豈以一名為亂輩所貴禮部侍郎連真珣太驚即致禮高第○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陳主禮名諸將殺之爭啖其肉以維也為首以徇國忠本名劍帝為政今名

序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謂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高一日掖廷主宮嬪籍最二曰宮闈扈門闈三日奚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曰內僕主供帳燈燭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為之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闈守禦廷內掃除重食而已至中宗時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奢不覺惜也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天幸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緝旨者執鞭三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先始勸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倚功德布為鳥二為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至肅代肅弱倚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齊桓恩以軍客重恩猶未常主兵也德宗德文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脰便有輕重至樞士奇材則養以為子巨鎮強藩則舉出我門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感習則不疑玄宗以遷崩憲故以弒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必復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嘉禾盡來笑詎不哀哉

司馬光曰更漢之衰宦官驕橫濁亂天下未有能超遷天子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亡於昭宗為國家可不慎其始哉

高力士

高力士馮盎嘗孫也聖曆初李千里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強悟教給事左右坐累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謹密善傳詔令先天下中執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

專決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尊曰蒼正音反吳人呼父。始李林甫先客和帝。憚幸東都乃賦粟助漕。及用和。矧法數年。國用稍充。帝齊大同。戰力士侍帝曰。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眾。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帝幸蜀。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子。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為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後為李輔國所誣。流巫州。敕還。見帝。遺詔北向哭。嘔血卒。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襲。付諸將軍。不暇耶。對曰。臣聞至閭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庸可復安。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勢。故生平無大過。

程元振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內侍省。立代宗。遷驍騎大將軍。蓋禁兵不踰殿。權震天下。軍中呼十郎。罪貶裴冕。殺來瑒。媒竭李元弼。並曰。胡為方帥。由是攜解。廣德初。吐蕃黨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太常博士柳伋上疏曰。犬戎以數萬眾犯關。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船入關。陛下以今日勢為安。即危耶。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計。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猶病無益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由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賢將。相而幾於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然後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妃嬪。任將相。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疏。聞乃下詔。盡

削元振官爵後流潯州死

魚朝恩

魚朝恩瀘州人王德初知內侍省事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朝恩資小人恃功岸忽所無憚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諆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悟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辛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恃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諱才兼文武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凡詔會群臣計事朝恩怙貴誣辭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元載辯強亦拱默惟相里道李珣朝恩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憚馳行以勅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書宰相者和元氣輯群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然尚何賴乎宰相使首坐皆失色道從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軍容事宰相何與哉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緒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方寒食宴禁中既罷有詔留議帝責其異圖周皓禽繼之

竇文場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隸東宮自朝恩死官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半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詔文場仙鳴分總左右神策權震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者營宮走門下宦官復盛矣後仙鳴暴卒文場致仕卒

吐突承瑋

吐突承瑋閩人憲宗擢為行營招討使諫官白居易等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帝更為招討宣慰使承瑋御眾無他遠略踰年無功罷常帥一室藏所賜詔敕地生毛二尺惡之穆宗銜前議殺之吐突承瑋

昭太子苑承瑋請立遣王不從

馬存亮

馬存亮字李明河中人元和時為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東元精伍無罷士都無兒負敵宗初染署功張韶與卜者蘇元明約為變帝驚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率騎兵討賊日暮射韶及元明皆死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卒存亮遺事德宗更六朝資溫畏善劉士始去禁衛軍皆注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惟存亮西門李玄嚴遵美三人而已

嚴遵美

嚴遵美父季實初為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季實直咸甯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數曰北司唐白元和末年開寺權盛掌兵官事相居北司供奉官以贍衫給事勝古反今執勞過矣樞密使無聽事惟三樞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仇士良

仇士良字匡美蒲州人太和間敕任內外五坊使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忌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澤潞劉從諫憤士良得志乃上書舉指士良等罪繕甲兵誓以死清君側帝倚其言差自強○開城四年文帝召宰相見延英選坐思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士謂誰曰周墀也召至

帝曰自爾所况朕何如主母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克壽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振漢獻孰愈憚懼獻曰陛下之德成康文學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報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士良之老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眾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閉眼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遊幸書學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趨獵聲色益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斤經術閣外事為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為往哉眾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死有發其家藏兵數千詔削官爵籍其家始士良憤文宗與李訓謀累欲廢帝崔慎由為翰林學士直夜未半召入至祕殿士良等請曰上不豫已久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難死不承士良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曰士良等悉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授其子胤故徽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云

### 楊復光

楊復光閩人也遷左神策軍中尉詔去宰相楊收權寵震時與王重芳并力定關中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賜號寶忠輝武匡國平難功臣卒河中

贊曰楚鄆于分反公辛不敢讐君而忘父竟昭懲之世兩軍寵遇有厚薄而卒固存亮美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斥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耶何其穢君臣大義明甚不尸大勞思權處外又愈賢矣與夫書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 李輔國

李輔國以閹奴為開府小兒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殿中簿兼王銀為使以典水豆能檢搆耗欺騰之



皇太子得侍東宮太子至靈武勸即位係天下心稍稍任以肱臂事凡四方章奏軍符禁賞一委之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即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輔國慕貴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樓南俯大道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輔國固妄言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將不利陛下願從太上皇入禁中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會帝崩即輔國乃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秋暹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太上皇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才數十自是悞快不豫至景天下代宗立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固尊為尚父事無大小率門白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俄賜大第於外中外聞其失勢舉相賀自輔國徙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不欲譴戮遣使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洞中

### 王守澄

王守澄者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宗善方士柳泌自言有不死藥待詔翰林天子惑其說泌以金石進帝餌之躁甚左右踵得罪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羅元會羣臣危恐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拜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謀討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李訓守澄以軍容使就第賜死

### 劉克明

劉克明得幸敬宗敬宗善擊毬所親近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由是怨望帝獵夜還與克明石定寬蘇佐明等二十八人群飲既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弒帝宰相裴度發兵討之克明投井死

### 楊復恭

楊復恭監諸鎮共定策立昭宗復恭常局與祗太極殿孔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居與至前殿非反耶帝

詔李茂貞討之復恭將北奔太原為韓建遜士所禽即斬之茂貞上復恭與其兄子書曰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圖老余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顯此

### 劉季述

劉季述本微單稍穎於僖昭間為左右中尉時帝嗜酒怒責左右不常季述疑帝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為兄弟謀廢帝陳兵廷中帝方生乞巧樓見兵入驚墜於林將走季述持帝坐以所持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褊拜曰若有罪惟軍容議后以傳圖密授季述就帝替左右十餘人入囚少陽院殺帝弟睦王帝晝衣服夜浼食自竇進方寒公主嬪御無食嬪哀問外庭是時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弑帝崔胤邀劉將周承誨執季述胤先戒京兆尹集萬人持大梃帝詰季述未已萬梃皆進死挺下遂尸之夷三族

### 韓全誨

韓全誨張彥弘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為內樞密使劉季述之誅以全誨為左神策中尉彥弘為右全誨彥弘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不平全誨等懼帝誅已謹亂時帝德幽辱能勵精庶政數召見群臣問治道有志中興而全誨夙爭權外召彊臣帝卒弑死唐室以亡其禍本於全誨彥弘云

贊曰素紹誅常侍以遲而曹操移漢崔丞相血軍容甘心屬而朱溫暴虐大抵假威柄於外以內攘奸人則大臣專王室卑矣漢唐相去五百歲度亂取亡猶蹈一轍非天所廢而人謀洩刺乃然耶

### 酷吏列傳

### 序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獄已決尚為徹贖止樂至晚節天子刑幾措

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承中懦庸盜橫天樞畏下異已欲脅制群臣權翦宗支故縱使上飛變  
 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業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奪賜以勸天下於  
 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與賊吻磨牙噬紳縵若狗豚然至叛術吳達道路冤血流雁刀  
 錮忠鯁者強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固以自封不出閭閻而天命已運猶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  
 載初刻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勅之吏以峻責痛詆為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  
 耳籠首枷楔兼暴拉骨鐵瓜縣變重目號曰獄持蠶禁食夜禁寐敲撲搥搖使不得瞑號曰宿囚人苟賒  
 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謀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今舉朝皆患謂陛下  
 朝與為密夕與為讎一罹攝逮與妻子決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若寤獄乃稍息而酷吏淺  
 淺以罪去謂周興來俊臣索元禮王弘義岑文本等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類事叢奸臣作威渠險宿狡顧用慘刻奮然不得如  
 武后時敢搏執殺戮矣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為酷觀俊臣輩怵利致命內懷滔天又張揚致都之士直  
 云上載將反下測下反上益如黃葉也

索元禮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徐敬業兵興武后患之欲囚大獄去異己者即擢元禮為推使即洛州牧院為  
 制獄作鐵籠繫囚首加以楔反史結至腦裂死又橫木門手足縛之號矐矐或紡囚梁上繩石於頭訊一囚  
 窮根抵相牽至聯數百未能訖故論殺最多是時來俊臣周興踵而奮天下謂之來索後以受賂收下吏  
 不服吏曰取公鉄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來俊臣

來俊臣京兆萬年人天寶殘忍天授中擢累侍御史按詔獄教稱首后陰縱其慘脅制群臣前後夷千餘

族生平有纖介皆入於死○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果息至以自語俊臣乃引侯思止等嗾嗾不足百輩使飛語誣熾公卿上急愛每植一事千里同時執發契驗不差時號為羅織后詔於灑臺門別置獄收俊臣等頗按事百不一貸王弘義戲謂鷹隼門為例竟謂人者例皆盡也俊臣鞠囚不問輕重寄注臨于者掘地為牢或寢以溷溺或絕其糧大抵非死終不得出俊臣知群臣不敢斥己乃有異圖常自比石勒詔武共證其罪有詔斬西市人皆相賀爭抉自掘肝醢其肉以馬踐其骨無子餘

周興

周興為年人少習法律自少書史積遭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源峭妾殺數千人武后廢政在更江融有美名興指融與徐敬業同謀斬於市臨刑請詔見興不許融叱曰吾死無狀不救汝遂斬之尸當而行刑者蹴之三仆三作天授中<sup>刑</sup>或告興謀反詔來俊臣鞠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貪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因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晚覓且熾人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歔汗叩頭服罪詔宥興嶺表道第人所殺

侯思止

侯思止雍州人為高元禮奴後因告舒王元名謀反拜擊將軍元禮懼引興同坐密教曰上不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編身不學而能觸即陛下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思止本人奴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讓曰亟承由司馬不爾愛孟青洛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捧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鉅截之無抑我承反汝位御史當晚禮義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物語思止驚謝曰奇蒙教乃引登牀元忠就坐色不變微稱捉後請擊李自挹女事下宰相李昭德執不可曰此奴復爾邪榜破之

王弘義

王弘義冀州人以飛鸞擢遊擊將軍再遷左臺侍御史與朱俊臣競慘刻每移徽州縣所至震懼弘義弘義輒詔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蕪矣始贖時求傍舍瓜不與乃榜文言圍有白兔縣為集取捕遂蔬無遺內史內史李昭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後流瓊州自矯詔還事覺侍御史胡元禮杖殺之

郭弘霸

郭弘霸舒州人天授中矧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監察御史時號曰真御史嘗按李思微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微為厲弘霸懼授刀自刎腹死是時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橋成后問羣臣外有佳事耶張元一日比有三慶旱而雨洛橋成弘霸死

王旭

王旭侍中珪孫也玄宗初遷左臺侍御史其人苟急少縱貸人莫敢與忤每治獄囚皆逆服製獄紙有名曰驢駒拔板擯子縣等以怖下時監察御史李萬全交皆嚴酷京師號三豹里閭至相詬曰若還教值三豹

吉溫

吉溫天寶初調萬年尉林甫植銓吏偽選六十餘人帝命御史雜治累日情不得溫佐訊日中獄具林甫以為能嘗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林甫久當圖陰搆大獄除不附己者引溫居門下與羅英希推銀詔獄相鼠以虛號羅甜其意吉綱公卿見者莫敢觸語後乾端溪尉俄遣使殺溫

著錄傳

序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奉華前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胥解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費百姓加錮其頸利休遂汙遂使其人自視由羌欲第一寇死一賊生說唐七百餘年卒不為王土當其盛時恭附齊連內製河南地為合從以抗天子社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嚴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缺鉞鉞含息混質賙有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固思以為獨謀方且寬定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其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後塞頓頓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非所自河以北蟻城數百角奔為寇伺吾人懋憚上疑有反下恭預反天時不利則將與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吞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逸以為後世子孫背費疽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倜儻之徒吾以良將動兵為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膏而不挽外而不拘猶養虎狼而不掃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關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刺削法角為尊者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觀聘不采几杖杖之遂高虜使皇子瑊之地蓋廣兵益強備撤益善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割大盡而賦夫貪心未及畔滯滔名越號走兵四畧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驕而和之其餘混濁軒輶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英奇傑後多思朝議故能大者錄鉏小者惠米大抵生人油葉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否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載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將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雖然迹其由來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人錄藏否歟今取擅與若世嗣者為藩鎮傳若田弘正張孝嵩等暴志納誠以屏王室自如別傳云

魏博傳 五代至田弘正八朝十年  
復亂史曰魏博子世有州

田承嗣

田承嗣平州盧龍人祿山反與張志忠為賊前驅陷河洛嘗大雪祿山按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探  
甲利卒聞所藉不缺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降儀而復叛史惠明亂又為賊導  
諸僮困懷恩謝懷恩惡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三連至貝博滄瀋等州節度使  
既得志即計戶口重賦歛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趙秀強力萬人號牙兵  
自署置官吏國版稅入皆私有之又求無宰相代宗以寇亂兩平多所含宥寵其軍曰天雄子華尚承樂  
公王冀結其心而性著凶詭愈不遵承嗣遠有貝博魏衛相德活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凡再興師會國  
威中奪窮而復縱故承嗣得肆在無怖忌十四年死

田悅承嗣從子

田悅刺得寇軍中承嗣愛其才將死乃命悅知節度事帝詔悅為節度使德宗立不假借方鎮諸將稍  
暢急會然防使洪經綸至河北聞悅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悅因激之曰而等籍軍中久仰  
輝耀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眾大哭悅乃悉出家資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德悅○始悅阻兵  
凡四年狂悖少謀後例士苦之且厭兵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莫不感悅與巢父張欽門階皆衛  
至夜分從弟緒踰垣手刺悅死

田季安 結少子

季安年十五軍中推為留後因授節度使會詔吐突承瑊討王承宗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  
越度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季安何時幽州劉濟將諱忠通使魏聞之見季安曰往年王師取蜀取吳豈不

弟評此

失一是宰相謀也今伐趙不使者臣將而付中臣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此上自為謀鑑前之敗必不  
越魏誅趙於非輕重必不先趙後魏李安曰計安出忠曰王師八親君厚臨之悉甲代趙而陰遺趙書曰  
魏若伐趙為貴友魏若與趙為以君實友反君魏不忠受執事能遺一城魏得持歡天子此使魏北得以  
奉趙西得以為臣不世之利也死贈太尉○子懷諫最幼不能事政決於私叔將士則軍中怒取田興為  
留後所謂田弘正者以懷諫弟送懷諫京師田氏自承嗣至懷諫四世凡四十九年

羅弘信子紹成附

羅弘信詔羅節度使朱全忠討黃巢粟三萬斛全忠還河北欲納結弘信克用兵剽相親民死十九弘  
信喜至全忠不五日取三州光化元年死○子紹成領留後魏牙軍悍驍不顧法令史憲誠等皆所立有  
不恤黎黎之厚給廩姑息不能制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謂其勢強也紹成決策屠剪夷滅凡八千  
族雖除其偏然勢弱為全忠幸剽北州刺史去○江東羅隱云為詩紹成厚幣結之通諸系昭極因目已  
所為詩為偷江東集云

贊曰田承嗣幾禽矣李寶臣怒承情而釋魏建中之際德宗三將軍持銳鏖血且功無成者四叛連勢  
兵結難作天子不能守宗廟傳及弘正去汗入朝數年復亂唐終不得魏與夫豎刁亂齊孰為輕重

唐書李寶臣傳

鎮冀傳史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八州  
明年王廷嘉反傳六世有州四

李寶臣子推

李寶臣為祿山假子賜命于朝名其軍曰成德即拜節度使有恒定易趙深冀之州地雄冠山東與李正  
己共勸承嗣可討狀代宗欲其相圖則勢難易制即詰寶臣攻破之執將四十餘人天子遣中人為看傍



勞賢臣寶臣歸使者百餘使者志抵請道武俊計曰趙兵有功高爾使賊平天子幅然召置京師一匹夫耳養親以為寶上策也寶臣曰趙魏有釁何從而可對曰勢同患均轉寇讎為父子歎嗚咽耳寶臣喜遂陰交承嗣而圖幽州寶臣死○子惟岳為留後求襲父位帝不許遂拒命天子詔朱滔與張孝忠合兵討惟岳王武俊繼之傳首京師

王武俊

子士真州

王武俊隸李寶臣帳下為裨將惟岳拒命武使人謂曰聞有詔召大夫宜亟歸惟岳懼遽出遂經使即遣孟華奉天子華辯對稱旨德宗悅武俊恒冀觀察使武俊怒不得節度而先趙定朱滔亦怨先涼州二人相結於是與田悅等擅相王建中四年李抱真使客竇林詐降武俊既見曰吾來傳詔非得也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今諸軍數表大夫至誠上見表動色曰朕前謀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亮芒過失反不得自新耶今能與昭義同心曠無改圖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為子孫計武俊曰虜性強天子若能以恩遺制之我首倡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河北不五十日可定乃定計通好抱真而約馬燧盟天子至自梁遇武俊益厚進無中書令貞元十七年死○子士真佐父立功既得節度恩兵甚字雖擅置更私賦入而歲貢數十萬婚比燕魏為蓋元和四年死○軍中推其子承宗為留後

王承宗

士真子

承宗總軍事憲宗詔裴武慰撫承宗奉詔恭謹請上德棣二州遂嗣領節度而以許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魏德棣承宗劫之拒命帝遣中人以突承瓘討之承瓘無感恩師不振權德輿諫曰山東齊魯地京師心腹也且師出半年費錢錢五百萬誠慮有清稅之變及吳元濟反承宗與李師道言請若未觀張晏

等賊宰相元衡而羣臣議請聲其罪代之明年元濟平又宗大忌奉二子因田弘正求入侍及李師道平奉法益謹十五年死

王廷湊元德祐鼎結結  
重安銘並傳

王廷湊武俊養為子王承宗時為兵馬使田弘正至鎮州詔以雙支燭錢百萬營軍不時致廷湊暴其稽以觀衆心衆果怨由是害弘正自稱留後穆宗怒以弘正子布為魏博節度使卒運進討明年史憲誠叛田布慮潰乃殺廷湊廷湊既死原則與克融密謀相結為輔車授鎮冀自惟岳以來天子命然重祿好是法稍屈則祈自新至廷湊資凶悍肆毒甘亂不臣不仁雖夷狄不若也大和八年死子元遠襲節度職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太中八年死子元遠襲節度終事為節度使咸通七年死子元遠襲節度○結子景崇嗣進節度使凡十四年中和三年死子元遠襲節度○結中推為留後姑廷湊賊微時郭有道士為卜得乾之坤曰君將有土及得頓迎事甚謹復問壽幾何子孫幾何答曰云三十年後當有二王已而廷湊嘗立十三年死蓋度文也景崇鎔皆王廷湊使至河陽解賊於陸有過其所者視之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廷湊馳及之間其故曰吾見君鼻之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與矣及害弘正而樹適庇寢自廷湊訖鎔凡百年

贊曰朱滔王武俊南面稱王地聯交疏及汎偕天子滔將應之當時危矣曹林以一語寤武俊軋兵相仇折幽刺之銳泯失其朋不出孤城終底覆夷周林之功實不及身德宗為不明哉

盧龍傳更三姓傳五世劉瑯八胡來  
竟隆及傳十二世有九州

李懷仙

李懷仙柳城胡也僕因懷恩奏為幽州盧龍節度使屬懷恩反朝廷方勤西師故懷仙得招散亡治城邑

私負賦天子不能制大曆三年代廢下來帝為朱泚所逼其前將也

朱希彩 朱福

希彩自稱留後即領節度驚志不軌奉璽開張德棻之共相朱泚為留後○朱泚性愛詐多端俾泚領節度者效段帝召見泚問曰卿材孰與泚多泚曰唯陛下度今委明辨臣不及此臣年二十八獲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況不及臣還乃謬譽泚泚詭託曰天下諸侯未有劍者老至可以得天子意泚信之因入朝以泚權之留後遂領節度○時馬燧因泚使泚使泚與王式俊同叛劉泚泚曰以忠順自將則無不濟泚不從連兵救泚帝命馬燧李懷光擊之於是泚去官燧共議古有列國使衛其抗奉詔如七國並建號泚等從之泚以冀克所都因號冀武後號起悅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泚為壇祀天各僭為王泚為盟主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頓異燧望哭曰是雲無知乃為賊瑞邪貞元元年死

劉泚 泚 泚 泚

劉泚和裕得衆心泚敗歸終不亂蓋治兵人嘉泚忠於所奉及泚死軍中推泚乃總軍事依詔為節度副大使居鎮總三月死○子濟嗣節度王承宗叛諱忠激濟戍承宗濟然之以兵七萬先請軍會敵承宗濟子德壽濟死○子德已毒父即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姦故詔嗣節度吳元濟李師道平承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為某蓋復祈禱明年蓋慘悽請剃髮衣浮屠服欲祓除之諱忠覆說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實必合今兵毀騎北來趨人已獻德棟十二城助親破齊唯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總因上疏願奉朝請會得宗冲逸宰相崔植柱元頤無違謀故全付總地總衣浮屠服行及定州卒

朱克融

朱克融滿孫也事劉總入朝慮復有變籍其軍材勇與點暴不測者悉薦之朝莫厚與得位使北方款  
詭無甘亂心克融亦遣方是時執政非其人既見總納地謂天下曠然無復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不調數  
請宰相求自裁皆不聽會張弘靖赴鎮因悉遣還俄幽州亂因弘靖來推克融鎮軍務朝廷度幽州未可  
復因乃拜克融幽州盧龍節度使長慶元年也穆敬宗初克融上言聞陛下東幸龍顧率臣丁五千助營  
官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起用裝度謀以好言答之是年軍亂故克融次子廷嗣立李裁  
義後而代之族其家

### 張仲武

張仲武為雄武軍使遣吳仲舒入朝德裕問北方事仲舒曰仲武習戎事性忠義歸款朝廷乃擢領節  
度副大使大中初年○子直方襲節度使畏下變起乃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仲總度務直方至宣宗授金  
吾大將軍復居吏部弋獵愈甚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嗙噪

### 張公素

張公素為留後詔為節度使進同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為李茂勳所繫奔京師駐  
復州司戶參軍

### 李全忠

李全忠有虜生其室一尺三節張建曰虜字類生於澤公等土北也傳節者其三世乎可樂死衆推為留  
復光啓元年韓節度使未幾卒○子匡威嗣恃燕剽劫兵處軒然有雄天下意後胡王鎰為鎮人所斬  
贊曰未嘗費其兄泚入朝及引兵東歸稱帝以自尊名雖助泚志可知矣至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遺  
種其禍與泚均而黃族有先後為聞也

淄青傳傳五世而  
有州十三

李正己 納 師古 師道

李正己本名懷玉賜今名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李  
靈權及諸道攻之共披其地正己復取曹濮徐兗鄆凡十有五州號最強大威震鄰境建中初宗約田悅  
梁崇義李惟岳偕叛天子檄天下兵為守備河南駭異會於垣死○子師古為節度使元和初卒○師道師古異母弟  
和自稱為齊王興元初宗納復歸命復平盧帥節死○子師古為節度使元和初卒○師道師古異母弟  
也和留後為副大使自正己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嚙引亡叛以嚴法持下故能晉汴士眾傳三世云○帝  
封蔡破拔蔡乃還劉悟當親博軍疑其逗留悟引兵反斬之博首京師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兼敗吾  
家者此人也

橫海傳傳三世至程權八朝十六年而李  
全畧有之至子嗣投而滅有州四

程日華

程日華為張孝忠牙將洽故成德郢州李忠假以刺史李宇謀曰今州十縣瀕海有魚鹽利自給此軍本  
號橫海將軍能絕易定歸天子可元蓋唯程日華乃遣守西帝喜拜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即  
以為使時建中三年也德詔滄州饋美武錢十二萬緡糧數萬斛貞元二年卒○子懷直授知留事帝  
擢為節度使懷直荒田獵帳下程懷信乘虛怒閉門不納於是懷直入朝而懷信為節度矣懷信死○子  
權襲領軍務元和元年拜節度使及淮西平楊不安弓八朝辭軍政以檢校司空卒

李全畧

李全畧事王武俊為偏裨田弘正遇害稱宗以全畧故鎮州將名聞所欲言全畧多陳利害冀合帝意且

請盡死力以報故以全畧為橫海軍節度滄德棣州觀察使未幾賞錢千萬使子同捷入朝未幾死同捷  
領留後事文宗立拜兗州節度使以烏重胤代之詔入同捷不受乃下詔命重胤進討同捷乞降李祐斬  
同捷傳首京師

宣武傳

傳四世而  
滅有州四

劉玄佐

劉玄佐大曆中代李靈耀據汴州及玄佐乘其無備襲取宋州攻李希烈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為  
假子樂士朝獻死○子士富嗣節度其下厭苦不服大將李萬榮寬厚得士心士富忌之知衆不與出奔  
至京師斥柳州進萬榮節度使會病死

彰義傳

傳三世而  
滅有州三

吳少誠

吳少誠自李希烈以來申蔡人劫於苛法而志所歸及者長既物故則壯者習見暴掠恬於搏鬪地少馬  
乘驟以戰號驥子軍尤悍銳甲皆畫雷公星文以厭勝貞元五年詔拜節度使開陳許無帥圍許州德宗  
怒合十六道兵進討師雖衆無統帥而官人監軍師未交而清帝逆殺少誠死而吳少陽代之

吳少陽

子元海附

吳少陽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交甚善以為弟少誠病亟攝副使總軍事憲宗詔拜節度使九年死○子  
元濟山首燕頰垂頤鼻長六寸有董重質者少誠婿也勇悍久將善為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以精兵三  
千由壽取揚州潤州襲據之進守襄陽以據東南則荆衛黔巫傳一失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  
五百自嬰嶺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橫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少陽死四十日而元濟不得命乃悉

兵四出詔李元濟官爵趨道進討○自火誠蓋有恭四十年兵險無所憚內恃陵漫重阻故合天下兵  
攻之三年經克一二雖帝命裴度為行營招撫使李愬以精騎夜襲蔡勳元濟殿廟社樹于市斬之帝美  
度功命韓愈為平淮西碑其文曰蔡帥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不與它等想用所得賊將自文  
城固大害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城破其門取元濟丞相度入蔡以黃帝命赦其人多歸度功而愬  
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許愈文不實帝亦重愬武臣詔斷其文更命段文  
昌為之

澤潞傳持二世而  
流百州二

劉悟

劉悟以罪奔潞州李師古奇其才歷牙門右職李師道以軍用屬辛賈人錢為助命悟背之悟獨寬假人  
皆歸賴師道遣使來責戰密語其副張道使斬悟送之還以情告悟因遣報必正使進兵悟夜半薄西門  
黎明啓而入師道并起銳等殺即拜悟義成節度使實曆初卒諡○表其子從諫嗣拜節度使昭義自悟  
時治邢州而人思上嘗從諫遷治潞悟前擬從諫寬厚故下益附請入朝文宗待遇加等明年遷藩見事  
柄不一遂心輕朝廷有輪色從諫上書譏切中人因與朝廷積貳武宗立徵入朝恐不脫禍因被病卒○  
從子穎士恩從諫以為嗣詔稱設喪還東都穎不奉詔教諸軍進討董奇武請穎斬首獻京師有詔從諫  
死乃著稱軍事宜剗棺暴尸發視面如生一日尚聞自悟至穎三世

曹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不能知唐中夜姦雄圍院而奮舉總趙燕之地谷為  
孟區軍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上庸佐惟不知盜故也引狄就驥以奪歐明寧著促崔植等請  
耶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聰又以幽薊七州版籍歸朝宜權衡將謀亂乃先竊靈石不於者送京師  
耶而朱克融在歸中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 矚目平不飽村危亂事而克融等為於時得官自

幼曰新于前皆仰不與及范孫宏靖起鎮城  
克社心置不數日克敵作亂其大河斷矣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十九終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

突厥列傳

唐興突厥更盛衰與中國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粟特是也方其時群臣獻議益庭或賤或賈當班  
策可賄劉觀以為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  
之外廢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注胡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為寇不能也為臣不得  
也患此中夏以緩四方圖之道也故曰屬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華長城楡障塞所以設險也

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蓋理城墮注七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為

人治一步方千里後三十萬人不旬朔而難久遠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嘗言不

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愈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強蓋不慮我然則知和

親非久安計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野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又安胡寇益希蹤而絕之此其時也方

史歷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為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綠習斤候精明匈奴收連遠徙備養奉春

之邊舉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婚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育子女方物臣妾之

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吉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內

奴約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嫖並御養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異變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彼嗚之妻

毀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觀晉是秋居塞垣資奉賂者百人之首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

食王侯之俸收馬之童乘羊之肆畜森駭避利者注此為反觀相錯於路未稱之利錄其所生注此是散

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臨華夏日感病則受養積則內攻中國為羌胡夷後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  
財以膏民卒則民富移其財以餽守臣則將吏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身無傳送之榮豈此

而不為故曰漢無策嚴充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秦無策謂權仗而亡國也秦亡非權仗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殺人之無策也故曰嚴充謂而未詳也班固謂其策善則據以權權何者禮讓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曠野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舌人體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賄虜使其悅燕趙之色甘太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括怨是飽豺狼以良肉而燬其嚙噬也華人步率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豈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隨以強弩非求勝也譬諸燕烏他鳩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佑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強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犬戎憑陵臨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別異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傳其田宅復乃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故兵種國富其後任官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幾十人為農餘皆習佗技又秦漢鄠潁田四萬頃白渠澆田四千五百頃永數中高兩渠灌漑水名不過萬頃大府初減至六千畝畝一斛脫向林反縮也歲火四萬五百斛地利耗人力數欲求強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粟不過漢一大郡是備備陳塞故北邊安矣大反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郡坊之南郵考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竭力薄財食鮮甚不及中國遠甚故能復兩渠之魏誘農夫趨耕擇險要墾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難自守而已至佑律狀亦曰天下無事大臣處榮逆戰士雖落兵甲鈍弊車馬利弱利弱反利也天下雖然盜發則無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懸官則秩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殊其餘贏以厲

卷五

壯為章執兵者常少靡食者常多梁臺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宿之過其敗二也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  
欽狀以違實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飢運未歇者品已榮爵命矣任田官廣矣金增溢矣子孫官矣肯外  
死勤於我哉此責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拜而去迴視乃饒菜色其女一  
歲未更已立於壇塲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專一也為僱月一曰為魚鹿蘇武和反  
任八神有魚三軍為夫環旋翔祥悅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團兵數十萬以  
蘇恭天下乾耗四歲然後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韓諷子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燕趙亂引師起將  
五敗益甚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廣德代建中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為前鋒薛倂  
哥之戰且戰且進蜀兵折乃吞鐵不能斃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眾自度不能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  
尚可南蠻殘我至章皇擊青谿道以和群蠻使道蜀入貢釋子弟習書算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要  
害玄宗時大入成都自越萬以北八百里蜀地民畜為空又敗卒貧民困瘁持故官不能禁自是群蠻常  
有屠罰之心蜀民苦於重任者亦殺啓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為  
將者刺縛自入縛第則以疏易良賦粟以沙參杜故違卒怒而巴蜀危屢孫相謂宜結嚴道流黎越萬三  
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後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其以資衣食秋冬嚴辟以  
俟寇戎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饋運吏無牟益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又安厥吐蕃  
回鶻以風衰先後為次東夷西域又次之通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時十六

安厥阿史那氏

安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北至吐門道強大更號可汗胡安反可鎮單于也妻曰可敦  
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上失漢反骨護同說太子之僕也屈律吸曰阿波曰俟利

發後本曰吐屯曰侯斤關洪達曰頡利發曰遠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負限衛士曰陞離清大業之亂始單可汗吐吉嗣立吐吉吐吉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皆投屬實由總王世充等偏袒虎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強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劉文静往聘與連和始單使特勤康積利獻馬來會武德二年始單死立其弟侯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會天雨血三日遠有瘕死史取其弟吐吉嗣是為頡利可汗

頡利可汗

頡利可汗始為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梁與連和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資兵銳馬多擊然騎策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為不足與書辭悖慢執我者使帝亦囚其使與相當蓋遠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以附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戎心止矣帝使宇文士及踰南山按行樊鄧將復都焉庫臣贊遠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為中國患未聞周漢為遠也願假數年取可汗請以報帝乃止初帝倚莫厥用敵國禮及是怒曰往以天下未定厚虜以好吾邊今卒毀約朕將滅之命有司更所與書為詔若殺九年攻原靈圍涼州犯溼原率靖興戰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翔隴渭間崇結砮之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和不駐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戮武功太宗與高士廉等馳大騎上與可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群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旗幟光明部隊嚴厲大駭帝與頡利接蹙即麾軍却而陣焉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思熟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是難謂不能師我若闡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或兵使知必不意我能沮其始謀彼入吾地既深懼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日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使橋上突厥引還蕭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之陛下不能既而虜自退其策奈何帝曰突厥東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

可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我我辭而禮之其勢易甚又我救李靖等潛師靈州以須若大軍逼其後伏  
邀詰前取之反覆堂商其義新即位為國者要在安靜一與虜殺殺傷必多投敵未及亡懼而備德與我  
為怨其可當耶哉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福再拜曰非臣愚所遠也○明年突厥自陳為頡利所攻帝曰  
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將亡矣又明年詔李靖帥大總管兵討之突利來奔帝謂羣臣曰彼國家初定  
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詔而臣之股痛心病首思劇恥於天下今天請諸將所向鞅克服其有成功乎  
四年正月靖迺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奔沙鉢羅張寶相禽之其國遂亡斥境蓋大漠矣頡利  
至京師帝傳太廟帝御順天樓史執可汗至帝曰而罪有五殺爾非無名不窮責也因其地為西伊州○  
子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為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歎曰天  
崇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頡利之亡其下來降者尚十餘萬諸謀所宜感言突厥據中國  
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俘內充豫閩處使習耕織是中國有加戶而漢北遂空也溫彥博請  
如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為耕織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若網  
充豫則乘本性非涵育之道魏徵建言突厥世為中國仇今其來降不即誅滅當遣還河北彼為獸野心  
非我族內弱則伏強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為郡縣者以不欲使近中國也陸  
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草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於四夷  
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安全之今突厥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養萬物之義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  
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為魏徵曰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是養虎自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  
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擇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桑又選首  
良入宿衛何患之師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祐隔化長四州為都督府利頡利故地

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

突利

突利嘗自結於太宗請入朝帝謂左右曰古為國者勞己以憂人則系作長使人以奉己則亡今突厥喪亂突利雖至親不自保而來表秋弱則邊境安然觀彼亡我不可以無懼突利至禮見厚拜右衛將軍

思摩

思摩突利族人武德初數以使者來高祖嘉為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欲思摩留與頡利俱為太宗以為忠授化州都督頡利統故部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郭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今復以思摩行帝引前曰思摩為可汗還其故疆各守而境無相鈔犯蒔一草一木其時史見其滋庶為喜而反况養爾部人息爾馬羊不減昔子思摩遣使謝曰蒙恩立為蕃長實望世世為國一大守吹天子北門有如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不得其原因入朝從伐遠中流矢帝為吮血其願摩類此

右賢王

右賢王始歸國賜名忠及從思摩出塞思慕中國見使者必流涕求入侍許之帝從思慕言突厥處河南通京師請帝無東帝曰湯武化桀紂之民無不遵善有隋無道天下背叛非止夷狄突厥之亡彼不近走延陀而遠懷我朕策五十年中國無突厥患

車鼻可汗

車鼻可汗突厥部人延陀喪車鼻勢張二十一年遣子沙鉢羅特勒獻方物且請身入朝帝遣韓華往迎之至則車鼻僅然無入朝意帝怒遣將軍之於是突厥盡為封疆臣矣凡三十年東方無戎馬警

昆伽可汗

昆伽可汗默棘連開元中欲盜塞職故谷曰天子英武人和歲豐我兵新集不可動也且突厥不敢唐百分一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習於武事強則進取弱則遁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其後國乞請和許之時天子東巡泰山張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且信結且以可汗仁而愛人下為之用職故谷沈雄愈老而智李靖世勳流也三虜方協和我舉國東遷有如乘間何以禦之迺遣袁振往諭帝意默棘連遣大臣詣利發入獻逆從封禪有詔四夷諸酋皆入仗佩弓矢會免起帝為前帝一發覺之頓利發未免頓首賀曰陛下神武超絕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詔問飢欲食乎對曰仰觀孤矢之感使十日不食猶為飽因厚宴賜遣之

西突厥

西突厥有烏孫之地焉薩那歸長安高祖降榻與共坐封歸義王以大珠獻帝曰朕所重者王之赤心此無用也初曷薩那朝隋國人皆不欲既彼留不遠迺共立射匱可汗○射匱死其弟統葉訶是為統葉護可汗○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戰輒勝控弦數十萬遂霸西域來請婚帝與群臣謀西突厥去我遠緩急不可仗可與婚乎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如遠交而近攻請聽婚以怖北狄待我既定而復圖之帝從許婚○賀魯者室點密可汗五世孫顯慶初詔蘇定方討之會大雪軍中請須審定方曰今零曠南洲虜獫我不能師掩其不虞可也者日兼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收所過人畜軍飽氣張抵金山取之俘獻昭陵

覺西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强控弦者號百萬預利自以為強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即位與和因數出軍討助賊故詭臣之



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清入寇薄消橋騎雄蒙京師堪於蓋太宗身  
勦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三年不轉頓利獻北關下露掃風除其國遂盛自詩書以來代暴取亂  
幾如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募師不告勞料敵無遁情善任將必有功蓋黃帝之兵也而  
突厥迺以失德抗有道浸衰當始興雖深之威震屬於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吐蕃

吐蕃本西羌屬居析支水西蕃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罕麻其俗謂保雄曰贊大夫曰蕃  
故號君長曰贊普其後有君長曰論贊曰弄贊吐蕃君長貞觀中太宗遣使齎幣求婚許之十五年妻以宗  
女文武公主弄贊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媿沮歸國遂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帝  
悅遣使使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高麗情連帝幸於禮天子自將度遠疆城  
陷障指日凱旋雖鷹隼于天無是之速夫鸞猶鷹也臣謹治黃金為鸞以獻其高七尺中崇酒三升永徵  
初死無子立其孫幼不事謀東贊相其國東贊死東贊不知書性殺用兵有節制明吐蕃倚之遂為強國  
始八朝占對合之太宗拜右衛大將軍有子曰欽陵曰贊婆曰悉多子曰勃翰並當國咸亨中吐蕃遣大  
臣仲琮入朝仲琮少游太學頗知書帝召見對曰昔昔執與其祖賢對曰勇果善斷不違也然勤以治國  
下無敢欺令主也明年吐蕃與突厥連兵攻安西帝命李敬玄伐之敬玄率剽竇禮擊吐蕃青海上害禮  
戰沒帝既憐仁無遠略見諸將數敗延博咨近臣求所以禦之之術劉禕之等具對須家給人足可擊或  
言賊險詰不可與和或言營田嚴守使惟薛元超謂縱賊生患不如料兵擊之帝頗來懷曰自軸忘遂無  
善將恒言但請將不用命故無功帝殊不悟因罷議儀鳳四年高贊普死子器智志立欽陵復擅政諸  
蠻盡臣幅圓除萬里漢魏諸戎所無也○武后永昌二年王孝傑擊吐蕃大破其眾復取四鎮更置安西

都提府控虜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懼曰孝保一舉而取四鎮運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憚南羌南越連衡河西必危矣澄聖和道使請和約罷兵四鎮求分十姓地武后詔郭元振往道與欽陵還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四方萬列國主且諸部與吐蕃異久為唐編人矣欽陵曰使者意我規刺諸部而為唐遠慮耶欽陵才畧沈雄思惟之思其志弄既長欲自得國漸不平地殺之替善死國人立棄謀賈為替善中宗以金城公主妻之自是虜益強未與天子敵國開元和初請盟不犯邊十六年帝聽靈甫惟明言與約和以赤嶺為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天寶二年邊使空虛復乘隙暴掠○代宗德寶元年高陵泚明年入大震關隴右地盡亡進圍涇州入奉天郭子儀禦之代宗幸陝子儀追趕商州武給虜曰郭令公軍且來虜驚夜引去○貞元三年結贊請盟以澤城為盟會使定盟平涼忽叛盟破馳還虜騎四掠人及牛羊率萬計淫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不得一俘但賀賊出塞而已十二年結贊死自後三十年不能抗中國邊侵屢然以弟達磨嗣山復少思逐五亂○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四鎮玄宗收黃河碣石宛考等軍中國無空候孽者幾四十年乾元後隴右劍南山西三州七關軍鎮監收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嘗覽天下圖見漢書封赫思經略之未暇也至是群臣奏言王者建功立業必有先表於是者今以不勳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歸請上天子尊號帝曰憲宗當念河湟業未就而阻落阻者但乃死也今乃述祖宗之烈其議上瀆憲二廟詭說後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為四鶴所并

贊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形之蹶其牙掣其庭而後已惟吐蕃回鶻強雄為中國患最久贊普運蓋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華人謀夫地帥地大文反當武詳謂如團視共計卒不得要領脫而一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寧惟聖人不讓玄宗有遠慮而拓地太太務邊功

忽而漢運賊一奮中原割裂說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四夷與禮無守成之良  
資也

回紇

反

回紇其先匈奴也凡十五種至隋曰韋紇臣于突厥突厥有其財力權北荒大業中自稱回紇子曰菩薩  
突厥亡惟回紇最強菩薩死其酋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遣使者獻款太宗為韋靈用受其  
功於是強勁十一部皆來請置唐官有詔見引渠長以唐官官之凡數十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  
七州皆隸屬天寶三年死子裴羅立會突厥亂裴羅之自稱可汗居突厥故地明年攻殺突厥斥地愈廣  
盡得古匈奴地裴羅死子磨延咄立號葛勒可汗善用兵○肅宗即位請助討赫山可汗自將與郭子儀  
會連收長安遂大掠忠都府屠窟羅耆老以贈錦萬匹賂回紇止不割乾元元年肅帝以幼女寧國公主  
下嫁册磨延咄為可汗可汗過使骨咄等助討賊明年骨咄與九節度戰相州王師潰可汗死公主以無  
子得還太子移地健立號牟羽可汗代宗即位為史朝美所誅雪律反曰唐國無王請入收府唐兵十萬  
向塞朝廷震驚帝令懷恩與回紇會使上書助討賊於是懷恩與虜進收東都河北平○德宗立請易回  
紇曰回鶻言振鷲猶鶻然○元和憲初再請自來報李絳奏回鶻威強北邊亦虛有五可憂宜聽其昏使  
守舊禮有三利也帝不聽○穆宗立固求昏許之以憲宗女太和公主下降裴度伐德鎮回鶻使以兵佐  
天子平河北議者憊文前患不聽○武宗即位回鶻奉王至澤南入雲翔諸部皆送款帝詔李德裕米春  
漢以來興殊俗忠故卓異者三十年為異域歸忠傳寵賜之其後王室亂會不常史亡其傳

薛延陀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種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貞觀中高宗皇帝以李思摩為可汗夷男擊之帝

詔李勣等進取之遂陀遣使謝罪因請昏帝與大臣計曰朕榮有二選士卒進擊之使無遺種百年計也  
絕好屬使無邊憂三十年計也玄齡曰不如和親帝許以新與公主下嫁晚又絕之夷男死于拔灼立  
諸部滿李勣滅其國割其地為州縣非虜遂平諸姓有來朝者帝勞曰爾來若見得六魚得泉我為爾深  
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有不樂樂之如驢尾受者繩可使日千里也於是告功太廟

贊曰夷狄資得貪人外而獸內惟刺奪是理故湯武之興未嘗以共功蓋踴而不戚也太宗初興嘗用

突厥矣不勝其暴卒時而臣之見突厥傳肅宗用回紇矣主略華人辱太子晉故近臣未索無倪德宗又用

吐蕃矣劫平涼賊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而平內亂者也夫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

二王博昏狙而押之烏勝其禁哉彼觀之則責債也多操而不滿則溢怒化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則忿

熱我險易則為患也博而悔痿餒以野葛何時可裁故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 沙陀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居金娑山之陽有大碛石沙陀故號沙陀大和中子赤心嗣龐勳亂赤心與  
宣軍賊之勳平賜氏李名國昌子克用黃巢寇中原克用與賊戰賊之遠收京師功第一昭宗即位進太  
師封晉王帝東還詔至太原克用泣曰乘輿不復西矣遣使者奔問行在克用頓首鎮首附泣不可與共  
功惟契丹阿保機尚可用迺早辭召之期冬大舉會昭宗欲而止唐亡王建請克用自王一方伯賊平訪  
唐宗室立之克用答曰自王非吾志也是歲克用有疾城門自壞明年卒

贊曰沙陀始歸命天子仰哺于邊世傑見前血助征討嘗為邊兵雖至克用逢王室亂遂有太原唐性

悍國少它腸自負材果欲輝燄天下而不克也其雖勝然數敗地雖得輒復失故熟視帝劫遷縮頭羞

汗偷暑梓備不亦鄙乎賴其子德銳抑而復振是時提兵託勤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為唐祿祚者沙

陀也使克用亦能稱知古今能如齊桓晉文唐遠乎哉

北狄傳

契丹契丹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居鮮卑山至元魏自號契丹其君大賀氏風俗與奚厥異俸武德中其大酋捺菆曹來朝太宗代高麗過營州召其長者哥賜繒練未幾率部內屬乃置松漠都督府寔哥死菆曹孫曰萬葉蓋營州反武后詔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擊之皆為虜禽萬葉就其於是神兵道總管楊玄基率軍擊擒其尾契丹大敗丹契不能立遂附突厥自至德後播遷種地務自安障戍斥候益謹不生事于邊契丹亦鮮入寇咸通中其王習爾死族人欽德嗣其部大人耶律阿保機自號為王而有國大賀氏遂亡

渤海

渤海本來靺鞨附高麗者

靺鞨音末

姓大氏南北新羅東窮海西契丹萬歲通天中有舍利乞乞仲象者度

遼水樹辟自國武后封為震國公仲象死其子祚榮引殘虜遁去唐宗先天中拜祚榮為渤海郡王自是

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祚榮死子武藝立斥大宇東北諸夷畏臣之武藝死子欽茂立天寶末欽茂徙

上京直舊國三百里會元元年詔以渤海為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東京曰龍原府南京曰南海

府西京曰鴨綠府自營平距京師蓋八千里而遠俄朝貢至否史家失傳故附無考焉

贊曰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宋未有以

遇之宋以契丹

契丹以其君長為可汗

契丹區君長侍唐東盡乃能國一為不賓契丹

環妻寶璽相連于廷契丹

環妻寶璽相連于廷契丹

年連其亡顛不痛哉故曰治已治人惟聖能之

東夷傳

高麗郭如

高麗本扶餘別種人也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有水出棘鞬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綠水人喜學至窮理亦務魁隋末其王高元死弟建武嗣武德初遣使入朝高祖下書修好彼三年遣使者拜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帝謂左右曰高麗雖臣於隋而終拒場帝何臣之為服務安人何必受其臣溫彥博諛曰遼本箕子國魏晉時故封內不可不臣中國與夷戎行太陽於列子不可以降乃止太宗已禽突厥詔利建武遣使賀并上封城關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并師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且有蓋蘇文者父為東郡大人對虜征蓋蘇文嗣位殘凶不道建武議誅之蓋蘇文覺殺建武立其弟之子成為王自為莫離支官專國帝拜成為遼東郡王會新羅遣使言高麗將見討謹歸命天子於是以前書請高麗使止勿攻使未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新羅數請援乃詔發幽營兵出討莫離支懼遣使者內金使者又言莫離支遣官五十八宿衛帝怒於是徵自將討之群臣勸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捨高而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殺大臣以逞國人廷頸待殺者顧未亮耳於是帝幸洛陽帥騎士六萬趨遼東詔曰朕必膺有五以我大擊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乘彼亂以我連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柔憂不克耶今天下大定惟遼東未賓故自取之不遺復世憂也誓師而東車動攻拔蓋牟城以為蓋州遂圍遼東城帝度遼水身到城下見士填塹分負之重者馬上持之羣臣震懼爭披現以進城遂潰以其地為遼州於是高麗北部高延壽等及跋鞬來十五萬來援帝合為之延壽勢窮舉東降高麗震駭因命魏所幸山為駐蹕山國破陣收勒石紀功詔班師

新羅

新羅唐漢樂浪地武德四年王真平遣使入朝拜柱國封樂浪郡王

即新羅王貞觀五年大獻文樂

二太宗曰比邑獻鸞鶴言思鄉乃還况其人乎付使者歸之是歲真平死立女善德為王二十一年死

真德襲王高宗永徽元年攻百濟破之遣子法敏八朝真德繼錫為嗣以獻曰臣唐開洪業聖德親皇獻

唱止戈成大定興文繼百王統天崇兩施治物體金章深仁誥日月撫運道時康儲旗旆赫赫發鼓何鐘

禮外夷遣命者翦羅被天殲淳風秘幽題題通禮美拜四時和王燭七耀巡萬方惟云降軍輔維帝任忠

良三五成一德將我唐家唐帝美其意權法敏太府卿開耀元年詔子政明襲王遣使者朝馬唐禮及它

文辭武后賜吉凶禮并文詞五十篇開元中女興光襲王遣子弟入太學學經術二十五年死帝命稱

弔祭子承慶襲王詔璫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以仰悖儒故持節往宣深經領使知大國之盛○開成

五年文海腫寺籍質子及學生歲滿者一百五人皆還之有張保昇鄭年者皆善關戰上用槍疑年能

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吐心角其勇健保昇不及也常不相下自其國皆來為武官小將後保昇歸新

羅謂其王曰願得鎮清海清海路之要也王與保昇萬人守之保昇既耆年飢寒謂成主馮元規曰我

欲東歸乞食於張保昇元規曰若與保昇所負何如奈何取死其手年曰飢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卿

那年遂去至謂保昇飲之極歡飲未半聞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昇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

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謀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召保昇為相以年代守清海會昌後朝貢不復至

贊曰杜牧稱安思順為朔方節度時郭汾陽專臨淮俱為門都將二人不相能唯同盤飲食常聯相

視不交一言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

固甘心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速非公不能東伐豈惟私念時邪及別執手泣涕相

視以忠義說平則遂買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心難也何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昇與汾陽

相視以忠義說平則遂買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心難也何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昇與汾陽

之賢年其技保舉必曰彼者我賊我降下之不宜以甚惡我保舉果不殺人之常情也保淮請死若保陽亦人之常情也保舉任年事出於已年且寒饑易為感動汾陽雖淮平生元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推於保舉汾陽為優此乃聖賢遠疑成敗之際也世稱周召為百代之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尚爾況其下哉嗟乎不以怨毒相甚疑而先國家之憂晉有祁奚唐有汾陽保舉孰謂度無人哉

### 西域傳

高昌

高昌直京師西四千里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其王趙伯雅武德初伯雅死子文泰立貞觀四年文泰來朝久之典西突厥通凡西域朝貢道其國咸見唐書按帝乃拜侯君集平兵討之君集分兵畧定凡三州五縣十二城先是其國人諺曰高昌兵如霜雪塵家兵如日月日照霜雪無何自珍滅其書聞天子大悅班賜策功赦高昌所部故其地皆州縣之號西昌州魏後諫曰高昌遇重敵王誅加焉文泰死罪止矣今利其土屯守常十人辦裝資糧親戚不十年覆若且空陛下終不得高昌主輕怒弟助中國貴所謂敬有用事無用更置安西都護府歲調千兵誦罪人以戍請遣良諫曰自王師始征河西供使飛米將為十室九匱五年未可復今又歲遣屯戍何必耗中華事無用令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長為藩翰中國不獲書聞不省趙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而亡

龜茲

上音丘  
下音危

龜茲一曰丘慈東距京師七千里姓白氏貞觀四年獻馬太宗賜書撫慰加等後臣西突厥自是不朝



二十一年兩遣使朝貢帝怒其佐馬者謀討之是夜月食帝詔曰月陰積用刑北也星胡分數且終乃以  
阿史那杜爾討之凡破五大城降小城七百餘里闐帝喜見羣臣從容曰夫樂有幾朕重多之土城竹馬  
童兒樂也飾金翠絳羅婦人樂也買遺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  
寧一帝王樂也朕今樂矣遂徧賜之○西域平帝遣使者分行諸國風俗物產詔許敬宗與史官撰西域  
圖志壽長元年天王孝傑破吐蕃復四鎮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三萬鎮守於是沙漠荒絕民無貨  
糧苦甚議者請棄之武后不聽都護以政績稱華狄者田揚名郭元振張孝嵩杜暹云

### 疏勒

疏勒王姓裴氏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甘棠貢方物太宗謂房玄齡曰曩之一天下克  
降四夷惟秦皇漢武且朕提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滅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輔弼毋  
進謏言置朕於危亡也開元中冊其君為疏勒王

### 厥賓

上吉  
頌反

厥賓唐恩嶺南距京師為二千里貞觀中吐厥名馬太宗語大臣曰朕始即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伏四  
夷惟親御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遠人伏矣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微力也天寶初冊其  
子為親善厥賓王

贊曰西方之戎古未嘗通中國至漢始載烏孫諸國後以名字見者寔多唐興以次脩貢蓋百餘皆貢  
萬里而至亦已勤矣然中國有報贈冊帛程糧俾購之費東至高麗南至百濟西至波斯吐蕃堅昆北  
至突厥契丹蘇羯胡謂之八蕃其外謂之絕域視地遠近而給費關元歲時稅西域南胡以供四鎮  
出北道者納賦輸臺地廣則費倍此或王之繫也

南蠻傳

南詔

南詔本烏蠻別種也詔王為詔其渠帥有六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高宗時遣使入朝開元時冊為雲南王貞元中冊為南詔王大中時詔南詔隨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高駢為安南都護戰數勝所張珍李晟龍舉眾萬人降安南平○宣宗敕三州七關平江嶺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內庫貨積如山戶部延資充滿故事相敬中領西川庫錢至三百萬鑄諸道亦然咸通以來詔蠻叛命再入安南天下騷動帝乃以宗室女許婚遣趙隆眉楊奇混段義宗朝行在迎公主高駢上言三人者南詔心腹也宜止而悔之蠻可圖也帝從之自是群臣盡憂後中國亂不復通

曰曰唐之治不能過兩漢而地廣於三代昔民賣財禍所歸生晉獻公殺故賊二公子號為閻君明皇一日故三厓人昏蔽甚矣嗚呼父子不相信而遠治閻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竟之懿宗任相不明善鎮屢叛南詔內侮屯戍思亂亂勳乘之倡戈橫行雖凶渠殲夷兵連不解唐遂以亡易曰喪羊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志生於無備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

騷古

騷古朱波也貞元中德宗王雍美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劍南西川節度韋皋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騷國進樂人於是皋作南詔奉聖樂用正律黃鐘之均宮徵一變象西南順也角羽絳變象夷夷革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舞南詔奉聖樂字舞人十六執羽翟以四為列舞南字舞聖主無為化舞舞字歌南詔朝天樂舞奉字歌海宇歸文化舞聖字歌雨露車無外舞樂

字數關上下寒暑皆一章三疊而成舞者凡樂三十三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龜茲部二大鼓部三胡部  
四軍樂部又舞者服南詔衣執羽翟舞備仗以象朝拜裙襦畫鳥獸草木文禮樂云云以八絳雜華以象  
度物成遂羽舞四垂以象天無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無不載分四列以象四氣舞為五字以象五行東  
羽翟以象文德節鼓以象號令速布振以振明采詩之義用龜茲等樂以象遠悅服鉦鼓則古者振旅獻  
旅之樂也黃鐘君聲配運為土明土德常盛黃鐘得乾初九自為其宮則林鐘四律以正聲應之象大君  
南面提天乾統於上道明也林鐘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感至化於下坤體順也太獲得乾九二是為  
人統天地正而三才通故次應以太簇三才既通南呂復以羽聲應之南呂西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  
水悅而應乎時以象西北狄悅服然後姑洗以角音終之也洗濯也以象南詔背吐蕃歸化洗過日新  
車以用五宮異獨唱殊音復述五均諧分金石之節奏一曰黃鐘之宮宮軍士歌奉聖樂者用之二曰太  
簇商之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三曰姑洗角之宮應古律林鐘為徵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舞者執  
羽為拜拊之節以林鐘當地統象歲功備萬物成也雙鳳明律呂之和也八卦明運相為用也殊音象氣  
也花聖並從凡衣象冠也合奉聖樂三字唱詞三表天下懷聖也小女子字舞則碧瓦襦袖象角音主木  
首飾異卦應姑洗之氣以六人暮後象六合一心也四曰林鐘徵之宮缺拍單聲奉聖樂丈夫一人獨  
舞五曰南呂羽之宮應古律黃鐘為君之宮樂用古黃鐘方響一皆一人坐奏之絳竹篋作一人獨唱歌  
工復通唱軍士奉聖樂詞雜是亦禮節志利移城主舒雅陀獻其國樂至成都章復請決其聲音樂器  
異者乃圖畫以獻

西原蠻

西原蠻有黃氏長慶初德嚴公素請討黃氏韓愈言黃賊皆洞獠無城郭依山險今嚴公素非撫御之才

請以煙畧使還邑州容置刺史守則有威攻則有利威委以煙畧處理得方宜無侵叛事不納太和煙畧使董昌齡遣子去爾討平峒冗夷其種矣

贊曰唐北據頡利西滅高昌焉書<sub>居</sub>東破高麗百濟威制夷狄方象所未有也交州漢之故封其好  
渤海蠻無廢土堅城可以居守故中國兵未嘗至及唐稱弱西原黃洞繼為寇害垂百餘年及其亡也  
以南詔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以夷狄先諸夏也

姦臣傳

許敬宗

許敬宗字延孫杭州人父善心仕隋為給事中敬宗幼善屬文太宗聞其名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即兼脩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駐蹕山破賊命筆詔馬前書其誦誓由是專掌結令○高宗即位遷弘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敬宗陰搆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騰樓十斛麥<sub>以</sub>  
<sub>以</sub>高欲更故稱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敬宗於立后有陰助乃連后謀逐魏璿  
來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定事之威權熾灼當時莫與比○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  
使次濮陽帝問敬宗此謂帝丘何也敬宗不對敬宗曰昔帝顛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故曰帝丘帝曰  
善敬宗退於曰大臣不可無學德古聞之曰人各有能不强所不知吾所能也○初高宗太祖實錄致播  
所撰信而詳及敬宗身為國史竄改不平身出已私始處世甚真善心同遭賊害封德彝嘗曰昔吾見世  
甚死世南國請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世為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義傳感誣以惡敬宗子娶尉遲  
敬德女孫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變稱賜敬德威草初奉詔曰孫子昂昂子彥伯有文報宗戰印  
曰吾兒不及若兒嘗曰孫父不及昂父

李義府

李義府瀛州人與宋濟俱以文翰馳時稱來李獻冰華歲末云按彼有顯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官必彰  
善府方論事太子而文致若直者○高宗立義府與王德倫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  
斗武后已立與敬宗等推叔濟其姦謀骨鯁大臣故后得肆志據取威柄天子假雅矣○義府親奉恭  
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福忘時號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遷右相主選無品僅才而齷齪  
之欲惟賄是利不復發判人人告誦又母妻諸子貴官市獄門如沸湯帝西是不悅詔除名流寓州比死  
內外乃安

傅游藝

傅游藝衡州人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即詔說行瑞勸后當草姓以明受命后悅擢給事中閏三月進同平  
章事乃黜廢稱周廢唐宗廟自稱黃帝後有告其謀反下獄自殺游藝起一歲賜袍自宥及紫人號四  
時任官然歲中即敗前古少其比云

李林甫

李林甫初為牛牛直閣元初源乾曜執政乾曜子黎為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  
字豈郎中材耶○時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武請力士以林甫為相力士未敢發帝  
用韓休方具詔武撻韓林甫從為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乃薦有宰相才即拜黃門侍郎同門下三品皇  
太子鄂王光王被毒帝欲廢之發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始九齡由  
文學進守正持重林甫特以便佞得大任每嫌九齡陰害之帝欲進牛仙客嘗封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  
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棄九齡儀與然權卿保其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

相就位二人皆折趨而林甫在中軒贊無少讓其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扶而免子遂語書出羅  
御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奉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寃之○大理事徐喻妄言刑部  
斷死歲虜五十八幾至刑措羣臣賀帝推功大臣而帝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幽國公

范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二子而李林甫以刑措受賞璽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殺楊道壽王語秘不傳而帝自廢忠王肅林甫恨謀不行乃陽善事堅太子  
也尤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攝東宮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息獻跪檢重授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  
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無過沈憂難騰去德良矣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設非大臣即居之思  
所以中傷者若善而出即其家碎矣○帝臨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請闕就選林甫恐士或斥已即建言請  
妻高書有試問御史監炮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野無留才林甫自見結怨者衆乘刺客竊殺出入  
唐賜賚金吾為清道所居重關複壁一夕再使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群司要官悉走其門臺者為空  
林甫無學術發言恆鄙聞者竊笑穉國忠為御史大夫林甫薄國忠材庸無所畏及是權益盛震天下  
國忠憂劾南即度使南蠻入寇林甫遣遣之鍾健離間之是時已屬痿儀而國忠至自蜀謁林甫林下妻  
涕託後事固不食卒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國寵古權此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諫養貴無敢正言者杜  
絕即日反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邦令即日反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  
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飯三品豈豆一鳴則黜之矣復雖欲不鳴得乎由是林甫益勢○林甫疾  
儒臣以方略積邊將且大任破柱其本以久已權即竟帝曰國家富強而夷狄未滅者誰大吏為將憚矣  
石不身死不如用善將使生而離善馬上長行降天性策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  
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權安祿山高仙芝歌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廢也無入相之資

越嶺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使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滿腹天下王室遂微園忠素銜林甫及  
未幾諷林山暴其短悉奪官爵野相別取舍珠金索以小器藥之籍其家○帝之幸蜀也裴士淹以辯得  
幸肅宗在靈武命宰相韋陁開及房瑄為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  
貴直以取名耳因歷平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姪賢能舉無比者士淹固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  
久邪帝默不應

盧杞

盧杞字子良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衣非食人未悟其不情德宗時拜同平章事既得志險賊  
漢書賢者婦送也能者忌小許已不傳死地不止事希烈反杞素忌頗真卿挺正敢言即令宣慰其軍卒  
為賊言事惟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時兵屯河  
南北則用日急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督街第於是架閣除陌之暴縱矣及渾師胤呼於市曰不  
奪而商人傲質矣不稅而閭閻除陌矣其倡和造作以名怒提亂皆杞為之帝出秦天雀首自賊中來以  
播邊事指杞即誅平反事壞光數破賊杞懼議者詰懷光無入朝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為安瀝  
間不一見天子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悉去諱諱涕皆指目杞帝始浩遊為新州司馬○始帝即位以崔  
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建中初綱紀張設繕築有自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賊踵及  
後雖斥帝念之不棄貞元初詔拜統州刺史袁高當行詔書不肯草於是諫臣植當等極言杞罪帝乃詔  
為澶州別駕後季添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知矣泌賀曰比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  
帝喜杞逆死澶州初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嬖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曰彼外  
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賴矣

崔胤

崔胤字季休字相慎由子也喜陰計附離權張其外自處若閒重而險諷可畏崔胤與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象先當國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傳會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象先拜宰相世謂崔四八○昭宗自鳳翔還胤攜全忠將篡欲握兵自固全忠審表亂事權請誅之即罷為太子少傅全忠令其子友諒以兵援胤全忠帝帝連洛發長安居人悉東老幼路暗號不絕皆大罵曰國賊崔胤導全忠害社稷使我及此先是胤召全忠計毒全忠

柳璨

柳璨公輝族孫也崔胤死昭宗許璨宰相明日帝逃以棘藪大夫同平章事朱全忠圖篡殺宿衛士皆汗人環一厚鎧之帝與將士暉張廷範尤相得既扶全忠故賴權皆賂之

將士暉

將士暉事朱全忠為腹心昭宗東遷全忠恨帝無傳禪意乃謀殺帝以絕人望因令其屬李振誅士暉士暉夜還勇士百人叩行在言有急奏請見帝宮門閉留士士以守至板闥院中夫人蒙面一殿闕提之乃趨殿下士暉曰上安在昭儀手漸榮曰院使尋復宅家實殺我士持劍入帝闈連草衣走環柱達殿之漸榮以身蔽帝亦死復執后后求哀士暉以全忠所殺者帝也乃釋后全忠趨九錫士暉自持詔趨汴言之全忠遂誅收付有司車裂之焚尸都門外

贊曰朱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故實度之故三軍嘯凶乳拳辰三軍謂許敬宗李義府傅海善也敬宗

后莊儀將善謂武后革姓以林甫將善黃屋帝宗臣臣九齡相善林高潔以竟贊敗謀與元獻元獻

相之有奉天之幸崔胤倒持李宗鳴吟有國家者可不戒哉崔胤倒持李宗鳴吟有國家者可不戒哉崔胤倒持李宗鳴吟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叛臣傳

僕國懷恩

僕國懷恩鐵勒部人世襲都督晚識戎情安祿山反從郭子儀討賊雲中肅宗即位與子儀赴靈武至德二載諸從子儀下為朔州東統回苑兵從廣平王復兩京有殊功封盟國公從郭子儀破安太消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慈恩岡常為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進封大富郡王○懷恩為人雄重善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度下恃功多不法子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伐子儀懷恩仍為副光弼持法嚴初會軍朔方將張用濟殺至新羅下自用濟謀常抱憾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邠山即莫不用令以覆王師○代宗寶曆元年討史朝義敗之進收東都河北平以功兼中書令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他一切故之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效力行位懷恩自見功高且張平則帝難不能因寵乃恚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得結其心以為助嵩等卒據以為患○未幾加太子少師詔覆回乾歸國道太原事雲內忌懷恩閉關不納軍懷恩大怒表上其狀頓軍汾州會監軍路奉先自雲中所歸遇懷恩升堂拜母厚納以幣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遣左右匿其馬奉先疑畜已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還其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懷恩快快情而反不肯為謀毀害無以自解乃上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驅策祿山之亂臣以偏裨決死靜難救天威神武滅強胡思明雖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讎陛下即位授臣於汾隴州任臣以朔方游魂反幹骨身肉然臣之罪無所逃死詞言慢復帝一不為嫌詔宰相兼連虜贈懷恩許入朝范志誠止之使使一子八宿衛志誠固止願真卿曰懷恩將士必不來矣帝曰然則奈何曰懷恩皆郭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中河偏將焦彥等斬其子瑒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成汝勿反國家酬

汝不洩提刀逐之曰吾為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靈武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勲不加罪臨拜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大甯郡王罷餘官懷恩固惡不能改誘吐蕃二十萬人寇京師震駭下詔親征懷恩病死靈武○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及死帝惻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

### 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音末本姓茹父以功賜姓懷光勇鸞最謀殺後朔方節度使率兵敗朱泚以功加副元帥懷光為人疏而懷誦言宰相謀議非刺度支賦斂重京兆尹劉蕡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諫之或以告王珣珣等遂害盧杞即說帝帝不得其情乃赦懷光光使檄懷光自以糧千里赴難為姦臣阻隔不得朝志振去屯咸陽不與賊戰數暴杞等罪帝為貶杞以慰之懷光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賊屢遣使進軍以伺釁為解陰遣朱泚○初崔漢衡使吐蕃求助兵高結贊曰吾法進軍以本兵大臣為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命陸贄詣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卒不肯署又得罵贄曰爾何能與元元年進詔太尉加賜鐵券懷光赫然怒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因抵于地時部將韓游瓌將兵衛奉天懷光約令為變又遣趙升鸞為應以渾瑊發其姦請帝幸梁州懷光使孟廷實等進帝又至河中按兵觀望京師皇帝乃遣渾瑊討之連圍河中朔方都將斬懷光傳首以獻

贊曰懷恩與賊百戰闕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邊汎掃蕪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弗得其所輒發果於犯上惜哉其母援刀逐賊烈婦人也懷光提萬眾叛天子於難一為護人所沮恣度不自還身首殊分然護人亦可疾矣所謂交亂四國者也

### 李錡

李錡淄川王孝同五世孫遷堵道鹽鐵轉運使多積奇寶歲時奉獻德宗之錡因恃恩廢權天下推酒  
漕運錡得專之故國計日耗浙西布衣崔善貞上書闕下暴其罪帝械以賜錡錡得浚大坎至則并械塞  
坎中閘者切齒錡得志無所憚圖久安計乃益募兵選善射者為一屯號掩硬隨身以胡奚雜類奸頑者  
為一將號蕃落健兒皆錡心腹粟略十倍使號錡為假父故樂為其用○帝於是復鎮海軍以錡為節度  
使罷領鹽鐵轉運錡喜得節而忘其權去暴踞日甚憲宗即位不假借方鎮故僞保者稍稍入朝錡不自  
安亦三請親有詔拜尚書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錡遠延不即行因中使謀據江左憲宗以王  
錡為招討使於兵進討錡遣兵馬使張子良領兵下宣歙池錡甥某行立難擅謀而欲效順相與約運兵  
執錡錡聞之舉族慟哭子良以監軍命呼錡束身運朝左右以暮追而出之錡以僕射在數日而反狀至  
下詔削官爵明日而賊送京師帝御興安門問罪對曰張子良教臣反非臣意也帝曰爾以宗臣為節度  
使不能斬子良然後入朝邪錡不能對腰斬于城西

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賤之也德宗平來此京師府藏耗竭諸運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詭書亦

往往宣索於天下宋沈子天下戶口消耗其二國不以人主規規財利下行有司之事天下無事賦取

猶不息劍南江西有日月之進西魏容使李敏有月進杜亞劉贊王璠及琦或時進奉以固其寵

稱賦外羨餘又亦託中旨以盜庫物然嚴鑿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以南物力大屈人人恨然志生貞

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官市不持符牌口含詔命取漲燥燕布紅紫之侈其估製以償真市之良

實精皆皆送去不出列屢聞者惟粗雜苦窳而已又有後驅入禁中整所車壁者不平因共殿

管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端端常裝捕取而德宗救於左右前後莫知也故崔善貞因錡并論其事平

不知錡竊鹽鐵之利以養兵圖叛曾不及庸有司之吝運甚

李忠臣

李忠臣本黃泰也為濮州刺史以力屈降史思明已而買園驛名至京師賜名名為六州節度使吐蕃犯京師天子遣兵使者即整師引道諸將曰須良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方揮日救患乎時各兵無先忠臣者代宗嘉之封西平郡王忠臣不通書帝常謂卿耳大真貴也封曰臣聞驛耳大龍耳小帝喜其對而誠朱泚反攻奉天以忠臣居于泚敗見斬

高駘

高駘字文孫也京世禁衛幼頗修飾折節為文學與諸儒交砥礪諱治通兩軍中人更稱譽之事朱叔明為司馬有二鵬并飛駘曰我且當中之一發實二鵬馬震大驚號落鵬侍御咸通中詔帝將復安南授駘節度括封使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駘募工剷治剷紐舟舟濟安行儲餉畢終又鑿通五所其徑有石者或傳馬援不能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僖宗立南詔掠成都從駘劍南西川節度蠻聞駘至亞駘去○歷荆南鎮海節度從淮南使權名天下兵討黃巢威震一時天子倚以為重巢懼歸命駘信之巢知兵罷即請駘駘下令將出師嬰將召用之疎曰公勳業極矣曠未終朝廷且有口語况賊平扶宜主之威安所稅駕不如觀釐求福為不朽寶也駘入其討嚴兵保境俄而京陷帝知無出兵意乃以王鐸代之時王室極駘都統三年無尺寸功陰圖剽掠其後故權會平賊駘無聊乃為意求仙獲為秦彥所斬

逆臣傳

安祿山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為胡居突厥中稱於軻牟山唐所謂闡戰神者既而姓及生有光照宮

靈野歌盡鳴少孤隨母嫁冒姓姜後思多智善備測人情通六蕃語為互市郎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  
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蕃邪守珪壯其語釋之技為偏將因養為子張利貞諱訪河北桂  
山百計破媚利貞入朝或言祿山能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嗜一口更饗天寶三年代裴冠為范陽節度  
使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乃請顯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虜虜不能軌幸亂天下林甫啓之也時楊貴  
妃有寵祿山請為妃養兒其拜必先妃後帝曰善人先母後父帝命與楊銜及三夫人約為兄弟由是有  
亂天下意今麾下對駱谷告京師伺隙林甫貴甚群臣無敢對禮惟祿山入謁倍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刺  
其端祿山大駭以為神每見雖感寒必流汗祿山德林甫呼為十郎晚益肥腹矍及膳奪兩肩若抱字者  
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祿山曰胡腹中何有而大以其肥故答曰惟赤心耳每乘驛入朝  
車道必易馬號大夫搜馬臺不爾馬輒仆帝為起第京師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

范祖禹曰明皇寵胡人以為戎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褻神慢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  
唐邪何其感之甚也

帝登勤政樓坐左置特榻詔祿山坐太子諫其寵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廢之時太平久人志戰帝  
春秋高嬖艷鉅固李林甫楊忠國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觀屋道南北  
睥睨久乃去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楊國忠起隙已淫祿山揣得其謀乃馳入謁帝意  
遂安十三載來謂華清宮注曰國忠必欲殺臣帝慰解遂鎮帝以御膳賜之祿山大驚自不安疾驅去  
明年十一月反范陽首領帝方在華清宮外失色明年正月僧楊錫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帳下中李  
豬兒幼事祿山雖善清賜浴亦許自隨既叛不能無意懼重是日復盲俄又得瘧疾无下躐左右給侍無  
罪輒死或至孫阿魯豬兒尤數至德三載正月朔祿山朝群臣於是夜豬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

盲刀不得振帳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腸潰即死年五十餘○子慶緒篡位改元載和又改天和後為  
史思明斬之父子僭位凡三年滅

互註以范陽偏校入秦氣驕塞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雖也○狼子野心有逆相並依九  
錄傳

### 史思明

史思明突厥種也與祿山共鄉里生先祿山一日故長相善祿山反留思明守范陽及安慶緒敗李光弼  
使人招之思明奉十三郡兵八萬歸于朝然外順命內實通賊蓋莽兵帝知之權為承恩為節度副使  
使圖思明思明疑未有驗會承恩奉選思明館之伏二人為承恩夜半語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二  
人自思明乃執承恩得書皆當誅將士姓名又聞陳希烈等死懼曰希烈等大臣逐殺之况我本從  
祿山反乎乾元二年正月僭稱大聖周王夏四月更國號大燕自稱應天皇帝上元二年思明遣西使朝  
義為先鋒朝義敗思明大怒名朝義并懸悅將謀而釋之悅等被讓即說朝義曰向兵敗與王死無日不  
如同計大事是夜悅以兵入思明知有亂踰垣出將乘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左右反接縛之悅  
繼殺思明○朝義即位建元顯聖復為李懷仙斬其首傳長安父子僭位凡四年滅

贊曰祿山思明與夷奴餓餒天子思幸遂亂天下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賊殺其父事之好逆  
天道固然然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故二賊暴興而亟滅張謂譏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  
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統其明驗子杜牧謂相工稱隋文帝當  
為帝者獲篡竊果得之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壯老  
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張杜確論至今多稱論之如祿

山恩明希劉裕楊堅而不至者是以著其論

朱泚

朱泚幽州人遺壯偉腰腹十圍與第滔並為李懷仙部將朱希彩為節度使為下所殺眾詣泚推知留後俄遷節度使三年求入朝留京師德宗立改鎮鳳翔滔合田悅叛陰遣人與泚相聞為旌獲其書帝召泚還京師希烈圍襄城滔原節度使姚令言督兵過關下京兆尹王相使史供單糧飯米希烈盡甲帝出表天賊以泚昔在涇有恩謀迎之泚知不偽乃捨從向關下借即皇帝但號大春自將犯奉天希烈先以兵敗之泚引去興元元年泚以本封漢地更號漢會懷光按軍觀望遂與泚連和希烈等兵度強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泚等出奔引殘軍西走失道聞野人答曰朱太尉那天網恢恢走將安所至涇川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韓旻等共斬泚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三

黃巢

黃巢曹州人也業鹽富于貨善擊劍騎射通書記養七命乾符二年王仙芝成曹濮檄諸道官吏貪賦重責罰不平宰相取之僖宗不知也巢募眾數千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眾遂數萬入蘄黃刺史裴溘為賊求官約罷兵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巢恨責不及已分其眾北掠齊魯入鄆陷沂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持淮南寇浙東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利山開道七百里直趨建州僖宗聞福州是時閩地諸州皆沒陷桂管燕寇破廣州漳州攻鄂州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眾至二十萬攻臨安成將董昌兵急不敢戰伏數十騎林中伏弩射賊賊將下皆走昌進走八百里見舍媪曰有追至吾以臨安兵屯八百里賊駭曰向數十騎能困我况軍八百里乎乃還既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年臨睦婺二州濟采石沒揚州患眾度准犯申光誦宋徐兗等州破海東都是時天子冲弱怖而流涕臨東都張冰範以強弩三

千防關辭曰今賊衆六十萬恐不足守帝不許賊進取陝號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戰於外俄而巢主師大譁川谷皆震巢乘黃金與衛者皆縶袍華憤騎士數十萬先復至臨京師入自春明門并太極殿借即位號大齊求寬冕不得縶弋歸為之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當代唐象與次興元促諸道兵收京師巢竊出仗野驍賊中絕備遣賊數百掠郊澤軍復入京師慈民迎王師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謂之洗城明年正月李克用破于渭南巢戰數不利四月克用身遣部將等擊賊渭橋三戰賊三北克用決戰呼聲動天巢夜奔衆猶十五萬略鄆許孟洛東入徐兗數十州人大餓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解列百巨碓糜膏皮於白并味之四年二月克用追巢巢引殘衆走克用追敗之禽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巢討感朔林言曰若取吾首獻天子言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函首獻行在

贊曰廣明元年謀巢姦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黃著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異復巢死秦宗權始張株亂禍天下朱溫率獲神器有之大氏皆巢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手

### 秦宗權

秦宗權上蔡人為許州將巢涉淮許軍亂宗權據蔡以叛巢走出關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巢死宗權張其有吞啞四海意進攻東都圍陝州寇淮肥略江南亂兵鄂所至屠老僮焚屋屠城府窮為荆襄自關中漢首齊南賸荆鄂北恒衝滑千里無舍煙兵出未始轉糧捕斃數曰咬其人可飽吾衆僖宗假朱全忠都統節以討賊宗權急進攻鄭州遂守河陽放兵浸汴恣軍十五萬列三十六屯逼汴全忠懼求救於兗鄂合擊大敗之宗權聞許無備引兵復收許宗權運為退守中州全忠遣汴宗權愛將中叢所因折一足以特命宗權至汴全忠以糧車送京師與妻俱斬獨柳下



董昌

董昌杭州人始籍土團軍以功擢累石鏡鎮將進義勝軍節度當是時詔天下貢輸不入獨昌賦外獻常  
朱信句一遣以五百人為率人給一刀復期即誅朝廷賴其入故累拜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爵  
隴西郡王視諸書說字債一顯士紳也歸當制官而小人意足復自信大託神以龍象乾寧二年即偽  
位自稱聖人錢鏐以書讓昌曰山州也開府領節度終身當貴不能守閩城作天子滅親族亦何賴願王改  
圖昌不聽鏐悉兵攻之為其將顧全武所斬

賢曰唐亡諸盜皆大生於中之朝

謂官

太宗之遺德餘澤去民地久矣而賢臣斥死庸儒在位厚賦深

刑天下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盜並出歷五姓兵未嘗少

謂五

至宋然後天下復安漢之亡也

祇下大亂至晉然後稍定晉之亡也天下大亂至唐然後復安治少而亂多者古今之勢風王業業以

求治可少忽哉